

2

中學叢書

中學童話

86
9x

2.
2. 50/6

5



中 學 生 叢 書

葉作舟編

中 學 生 童 話

中學生叢書社版

蔡元培題 柳亞子校 洪超編選

中學學生文學讀本

本書係編者本過去中學教學經驗，廣收當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，嚴格編選而成。全書編制，共分六冊，一、散文集；二、應用文集；三、小品文集；四、創作小說集；五、翻譯小說集；六、詩歌戲曲集。這樣編制，一方面便於各校採作正式課本，同時又能適合自修者的需要。全書六冊，每冊實價一元。

中學生童話

實價大洋四角

編者 葉舟 作

出版者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
中學生叢書社

印刷者 上海麥根路又袋角
協新印刷公司
七三五弄第三十號

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五五一
中學生書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出版
中華民國廿一年二月再版



中學生童話

目次

找可怕的東西去

金口公主

可憐的奴隸

幸運的孩子

吃人鬼的被捕

太陽、月亮、南風

夜的女王

目次

去找可怕的東西去

相傳：在一個荒涼的森林的附近，只有一間小小的屋子。小屋裏面除了母子二人以外，別無他人。因為既沒有鄰舍，而家中又只有母子二人，所以母親片刻也不叫孩子離開她的左右。

這是一個枯木號風，寂寞淒慘的晚上，母子二人坐着，靜聽風聲的呼號，忽然，小屋的門被風砰的一聲打開了。母親一驚非小，就叫道：

「啊！趕快關門，趕快關門，多可怕呀。」

但是這孩子從小沒有出過家門，不曉得可怕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。他圓睜着眼睛，大聲問道：

「母親！你說可怕，可怕是什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可怕就是恐怖的意思呀。你不懂得？」

母親這樣說了，但是孩子仍然不曉得可怕這一句話是什麼一個意思。

「我不懂得呀！我將巡遊世界，找可怕的東西去。」

孩子這樣想着，第二天早晨，趁着母親還未醒覺的時候，就偷偷地起來，向着漫無邊際的世界，出門去了。

走了一會，走到一個地方，那裏有四十多個深山劇盜，正焚木取暖，圍火聚談。不知可怕爲什麼事的孩子坦然走近山盜，和他們打招呼。於是其中有一個驚問道：

「這裏是偏僻的地方，只有飛鳥往還，行人勿至。偏是你大胆到此，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？」

孩子想，問問這些人或許會碰到什麼可怕的東西，說道：

「我是找尋可怕的東西來的，可否給我一個看看呢？什麼地方能夠碰到可怕的東西呢？」

「可怕的東西？唔，有！有！」山盜笑着說。

「在什麼地方？請告訴我！」孩子歡喜地請求說。

「那麼你把這鍋子，麥粉，糖，牛酪放在對面的墓地。勞你給我們燒一點吃晚飯時的點心。」

「這容易得很。我去做來吧。」

孩子在山盜那里拿了許多東西，到墓地去了。於是開始生火燒點心，不久從坟墓中忽然伸出一隻手來，聲音兇惡地說：

「討點東西！」

孩子把拿在手裏的羹匙，拍的一聲向那手上一敲，笑着說：

「放屁！這不是死人吃的東西呀！」

說了，那隻手就不見了。

不多時，點心燒熟了，孩子拿回到山盜們那里，前回和他說話的一個強盜

，釘眼看着孩子的臉問：

「怎麼樣？可怕的東西沒有碰到嗎？」

「不，沒有碰到什麼可怕的東西呀。只有坟墓中忽然伸出一隻手來，向我討東西，我把羹匙拍的敲了一下，那手就此不見了。」

孩子不動聲色地這麼答。山盜們吃了一驚，彼此看看各人的臉。他們想，這樣的孩子却有點敵不過呢。過了一會，他們又告訴他說：

「那麼，再告訴你一個再好的地方吧。從這里走不多遠，那里有一間屋子。你一進這屋子的門，一定會碰到可怕的東西。」

孩子只爲着想看看可怕的東西纔出來的，若是說可以碰到可怕的東西，那任憑什麼地方都歡喜前去。所以他立即照着他們的話，找着了一間屋子。他一走入屋子，只聽得嬰孩的哭聲，哭聲非常利害。他想這是什麼地方呀，四面一看，看見鞦韆架上坐着一個嬰孩。他想，可憐呀，母親沒有在着吧。一走到那

裏，從背角裏忽然燭出一個女孩子，說：

「讓我騎在你的肩頭，我要做點玩意兒，來博嬰孩的歡心。」

孩子點點頭，就把女孩子騎在自己的肩頭。女孩子開始做起玩意兒來，博嬰孩的歡心，但是一面却用兩腳緊緊地絞纏那孩子的頭。孩子可憐絞得斷氣了，這時候，女孩子忽然從肩上跳下，就此不見了。過了一會，孩子總算氣息調轉來了。他向近傍一看，看見床上落着那女孩子的手鐲。他就檢了這手鐲走出門來，路上碰見了一個騙子。騙子看見這手鐲，說：

「那是我的呀。」

「不，是我的。」孩子搖搖頭說。

「不，是我的呀。」

「不，是我的。」

「那麼，到裁判官那裏去吧，裁判官說給我，那就是我的。說給你，那就

是你的。」

於是兩人一同到了裁判官的面前，裁判官捋着鬍子吩咐道：

「你們據實說來，那一個說得對，這手鐲就歸那一個。」

兩人申述了許多話，但是都有點牛頭不對馬面。結果，裁判官判道：

「你們的話都不對！那一個能夠拿了和這成對的那隻手鐲來，這手鐲就歸那一個。現在這手鐲暫保留在本裁判官這裡。不得多言，退庭！」

孩子和騙子都聽命退出，一句沒有話說。孩子離開了騙子，隨隨便便的走到了一個海岸邊。一看，海中有一隻船動搖着，聽得船中號着悲哀的叫聲。

「喂！碰到可怕的東西了嗎？」孩子伸長着頭頸叫。

「你還問什麼，怕不怕？船好像快要沈下去了呀！」船上的人這麼答。

「那還了得！」孩子一面叫，一面立即脫下衣服，撲通一聲跳入海中了。

不久，他游到了船傍，只見見船上的人栗栗地發抖，並且喊着說：

「可怕呀！可怕呀！海底裏有什麼東西打動着這隻船吧。」

於是孩子把繩索骨落骨落地繞在身上，悉悉悉地沈到海底去了。他撥開海底叢生着的水草一看，看見海龍王的女兒攀着一根粗粗的索鍊，在那里拚命地動搖着那隻船。

「混帳！」孩子用盡生平之力，向那海龍王的女兒打去，一個耳光，把她趕走了。於是重又浮出水面，對船上的人說：

「這種事算什麼，值得可怕嗎？」

說着，乘風破浪地又游回到海岸上。

這樣，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什麼都不知懼怕的孩子，不知不覺間，也變了一個漂亮的青年。他在這樣的長期流浪生活之後，也難怪疲倦極了。一天，他在一個噴水池傍邊休息着，看見三隻鴿子，歡天喜地的圍着噴出來的池水飛翔，飛了一回，又沈入水中戲浴，但忽然間變作三個美麗的姑娘了。她們

的美麗真是美麗極了，孩子也不禁看得出神。這其間，三位姑娘就開始張起快樂的筵宴。其中一個姑娘正舉杯欲飲，別一個姑娘微笑着問：

「看君雙頰笑盈盈，爲誰乾此一杯酒？」

她答道：

「我在墓中伸我手，有個青年不知怕。」

說着，把手中那杯酒飲乾了。其次，別一個姑娘拿起杯來，又一個姑娘同

樣問道：

「看君雙頰笑盈盈，爲誰乾此一杯酒？」

「騎在肩上絞我足，有個青年不知怕。」

說了，笑着把手中那杯酒飲乾了。

最後的一個姑娘拿起杯來了。

「看君雙頰笑盈盈，爲誰乾此一杯酒？」

「我在海底把鍊玩，有個青年不知怕。」

這樣說了，也把手中那杯酒飲乾了。

青年——就是從前的孩子，聽了三個姑娘的話，立即立了起來，慢慢的走近她們的前面，說：

「那青年就是我呀！」

姑娘們看見中心所眷戀着的青年，立在她們的眼前，就跑近青年，想去擁抱他。但是青年拒絕了。解釋給她們聽：

「有要事，有要事。你們當中有一個失落了一隻手鐲，那手鐲保留在裁判官那裏，要去取回，那非拿和牠成對的那一隻去做見證不行呀！」

姑娘們引了青年到她們的家裏，拿出許多寶物來給他看；這當中，就找着了別一隻的手鐲。青年拿了這隻手鐲，立即跑到裁判官那里，取回了保留着的那隻手鐲。於是又回到姑娘們的家裏來了。但是他想，我不是爲了找可怕的東

西出來的嗎？於是他就告辭欲行。姑娘們聽到這話，全都拉住了青年，悲傷地說：

「什麼地方都不要去了，我們捨不得！請你永遠一塊兒合我們住着吧！」

「謝謝諸位姑娘的好意。可是我在沒有找到可怕的東西之前，不能安心樂意地住下的。」

青年撇開姑娘們，又踏上無涯的旅途了。

不久，走到了一個地方，那里有許多人聚集着，嚷嚷的講談着什麼事。青年覺得奇怪，問道：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在傍的一個男子，就告訴他道：

「我們的國王去世了。爲了挑選後嗣，正在放鴿。鴿子停在那一個的頭上，那一個就做新的國王。」

青年心裏想道：這倒有點趣味，看看去吧。青年混在羣衆之中立着，這時候，鴿子放出來了。白髮的老翁，光油油的癩痢漢，也都釘眼看着鴿子，希望能夠落到自己的頭上來。青年正在想念鴿子到底將落在那一個的頭上，鴿子在他的旁邊繞了三兩個圈子，翻然的就落在青年的頭上了。

「啊呀，怪極了！」青年抱着頭，正想逃走，羣衆把他抓住了，紛紛擾擾就將擁護他做國王。但是青年無論如何不肯承認。於是第二隻鴿子又放出來了。第二隻鴿子依然停在青年的頭上。青年依舊不肯承認。接着第三隻鴿子放出來了。第三隻鴿子同樣停在青年的頭上。這時候，羣衆大聲鼓噪，無論如何不容青年拒絕了。他們一齊喊道：

「你無論如何是我們的國王了。哈拉！哈拉！」

「但是我正在找尋可怕的東西，不想做這裏的國王呀！」

羣衆擁着他向宮中走去，青年一面抵抗，一面這麼喊。不久，這話傳到了

宮中的王妃。王妃想，這個青年倒怪有趣的，就傳諭道：

「那麼，至少今晚須坐一坐王位。到了明天，一定請他看可怕的東西。」

王妃的諭旨立即傳到青年那里。這時候有個人假意告訴青年，倘使你今天就了王位，明日必命歸陰府。但是王子想，做了國王就有可怕的東西看了，便依着王妃的諭旨，做了國王了。

不久，青年引到宮中。在某一間屋子裏，爲青年做棺材，爲青年燒洗濯屍體的水。青年一點不在意中，就睡着了。但是這並不是真正的睡着。過了一會，等到侍從們一去，青年立即起來，把那棺材用火燒燬，於是真的安心熟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侍從們走入屋子來了。但是應該嚇得魂不附體的青年却仍舊鮮龍活虎般的不動神色，於是又驚又喜地把這事上奏王妃。

王妃聽到這事，又想了法子，即召廚子吩咐道：

「今天晚餐時，用一隻活的小雀子，放在湯盆中，用蓋蓋好。」

時光如流，這天忽又日落西山，到着晚餐時了，青年與王妃相對聚餐，湯盆端出來的時候，王妃對着青年說：

「請把蓋揭去。」

青年就隨便去揭開那蓋。但是纔揭了一半，忽然拍的一聲那雀子飛出來了。青年有生以來，到這時纔吃了一驚。他想：「可怕！可怕！」

「懂得了嗎？那就是可怕的東西。」

「那雀子？」

「是呀！你真的嚇了一下了吧。」

王妃微笑着說。青年——不，早該說是國王，兩腳戰戰地發抖了。

長遠長遠爲想找尋可怕的東西的孩子，——也就是青年，終於找到了可怕的東西，正式做了這裏的國王了。當卽位的那天，慶賀得非常熱烈，而且這慶

賀的筵宴，繼續到四十晝夜。

後來，住在荒涼的森林傍的那位老母，也被迎接到了宮中，三個人一同過着長遠的幸福生活。

金口公主

從前土耳其有一個國王。那國王只有一個王子。國王非常愛這王子，不叫他寫字讀書，做些學問工夫，却儘讓他自由自在地玩。

却說這王子頂頂歡喜的玩具，就是一個黃金做的環子，他不像我們的只有鐵環，因為他是王子呀。王子一天到晚，手裏不離開那黃金的環子，獨個兒玩着。

有一天，王子和平常一樣，正在園中的長椅邊，戲弄那黃金的環子，忽然有一個陌識的老婆子拿了水瓶到泉水傍來了。王子一眼看得明白，就有意想和她作弄一下，準對着那老婆子的水瓶，把滾桿和環子一齊投了過去。水瓶砰的一聲，就粉碎了。老婆子吃了一驚，抬起頭來，一看，作弄她的却是一位王子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就拿了新水瓶來了。於是王子又把環子投過去，水瓶又打

賒 賒

破了。老婆子這一回却生氣了，心想罵他一頓，可是爲了懼怕國王，依然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又拿了新水瓶來了。這個水瓶，因爲錢已用完，是跟店主商量之後，賒買了來的。但是老婆子走到泉水傍，正想汲水的時候，水瓶又被那王子的環子打碎了。不管善良到這樣的一個老婆子也難怪她生氣了。她釘着眼睛對王子說：

「王子！請你要愛那『金口公主！』我只說這一句話。」

這樣說了，老婆子離開井戶，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王子不能懂得那老婆子所說的話，沒日沒夜地只是想着：老婆子爲什麼說那麼的話呢？他儘想儘想，結果把身體都想壞了，就睡在床上不能起來。

一向痛愛王子的國王，憂急得不得了。徧召國中的醫生和有學問的人，想盡了方法，連病的原因都還不明白。病勢只一天一天的重起來。

一天，國王關於病的原因，試問試問王子有沒有什麼想到的事。王子就一

一說述曾經三次把老婆子的水瓶打破，老婆子生氣了，說了些莫名其妙的話就走開。接着他悲傷地請求說：

「我曉得要脫離這病苦，唯一的方法，只有愛那老婆子所說的『金口公主』。千萬讓我出去找尋找尋這位公主吧！」

國王打算了好一會兒，想這奇怪的病總非照着王子所說的話辦不可了，就答應了王子的請求。於是親自挑選了跟隨王子去的一個老成的侍從。

一向沒有踏入社會過的王子，僅僅帶了一個侍從，就開始他無涯的淒涼的旅行了。他們兩人不知走了多少日月，仍然碰不到『金口公主』。在宮殿中出發的時候，穿着華麗的衣服，現在是破爛了；頭髮蓬亂，長得不可收拾了；兩人都變了像深山的野人一樣。但是他們並沒有留意着自己的容貌和衣着，甚至連飲食都也忘却，一心一意地只爲着金口公主金口公主而前進前進。

他們這樣地前進前進，後來到了一座山邊。這座山，一面像太陽一般地爛

着光輝。他們覺得奇怪，去問近傍住着的一個老人，這山是什麼名字，那老人答道：「這是金口公主的山。金口公主雖然罩着七重的面幕，但是她的臉上依然反射着這樣的光輝。」兩人聽了，非常歡喜，趕忙問：

「金口公主住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從此再走六個月光景的路，就能到着金口公主住的城了。」老人這麼答。老人還說，在從面也有許多人想去試試叫公主開她的金口，向着那城前進，但都失敗了，連性命都不保。但是這樣的事，王子早已置之度外，一點也不怕。

他們又從這裏出發前進，走了三個月光景，現在他們繞入了像臙脂一般紅的山中了。他們覺得奇怪，就問住在那近傍的人說：

「爲什麼這山紅到這樣？」

那人回說，因為金口公主住在離此三個月光景路程遠的地方，她的嘴唇的顏色這樣返照着。

他們聽了這話，曉得路程不遠，就勇氣百倍，歡喜非常，於是又繼續前進。走不多久，前面看見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。王子想，這一定有着金口公主住的城的那座山了，就立即向山頂爬上去。過了一會兒，頂上的城就遠遠可見了。但是說也奇怪，這座城却完全用骷髏造成的。王子對待從說：「你看呀，那些骷髏完全是想開公主金口而失敗的人們的骷髏呢。我們不達目的，我們的頭也將做了這城垣的基石！」

他們兩人走了一會，就走到一個近城的市集上，因為太過疲倦，就在旅館中暫且休息。旅館中的客非常多，但一個個都悲痛地哭喊着說：

「啊唷，我的哥哥！」

「啊唷，我的孩子！」

王子問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？但是這也無須問的，這些人全都爲公主所殺者的親族們。旅客們齊聲答道：

「爲什麼問這樣的話呢？你們難道不是投死來的嗎？這個市集就是金口公主父王的都城。要祈望公主開口的人，誰都先要到她父王前面去請求。她父王把那人用軍隊，送到公主那裏去。」

王子聽到這話，就想自己的運命也已決定了。對侍從說：

「我們也許就將別離這人世。慢慢地休息五六天，想一個好計策吧。」

兩人從那天起就耽擱在旅館裏，每天在街上閒遊。正想着有沒有什麼好計策。忽然有一天看見了一個籠中養着黃鶯叫賣的人。王子很歡喜那黃鶯，立刻就想買了。於是侍從就從傍勸道：

「王子，我們的大事不是一天天迫近了嗎？買了黃鶯這種東西有什麼意思

呢？」

但是，王子聽了，好像東風過耳，終於費了一千銀元的大款子把黃鶯買來了。王子把鳥籠吊在旅館中自己的屋子裏。

一天，王子獨個兒眼看着鳥籠，心裏悲傷地想念着：這次的計畫倘使失敗了，那性命也就歸嗚呼！這時候，籠中的黃鶯忽然說道：

「王子，王子，你爲什麼這麼不高興？」

王子吃了一驚。想想這一定是上帝的使者了，就立刻告訴了牠所以然的緣故。於是黃鶯高聲說道：

「什麼都請不要擔憂，這是很容易的事。今天晚上請帶了我上公主的城裏去，先把籠子掛在燭台上，就對公主行禮請安，當然公主不會睬你。你只要在那裏說，『公主若是不肯賜教，我只好對着這燭台說話吧。』那麼，我來給你回答。公主的臉上罩着七重面幕，所以誰都不能看見她的臉，她也誰都不看見

的。」

王子聽了，非常歡喜。立即就到她父王的前面，請求要會見公主。她那父王想想又是來了一個可憐的青年，熱心勸解王子還是丟了這想念吧。並且也告訴王子，從前爲此喪失了性命的人不知已有了幾千，固然，若使能夠辦得到公主開口，公主就將配給他做妻子，但是萬一失敗，那麼他的頭就將變爲城垣的基石。王子既具了決心，雖然聽了這一番話，却仍然跪在她那父王的腳邊，發誓道：即使不達目的，喪失了性命，也決無遺恨。

父王沒有法子，就吩咐兵隊，把王子送到公主的前面去。王子到了那裏，已是黃昏時候了。他偷偷地先把帶去的鳥籠吊在燭台上，就在公主的前面恭恭敬敬地低了頭，請她的安，接着又說了三兩句話。當然，公主沒有回答。於是放出好像十分悲哀的聲音說：

「天色就快黑暗。公主不肯賜教。我只好對燭台說話了。雖然是無知無覺

燭

的燭台，也許比公主存着更溫暖的心吧。」

說了，他就對着燭台說：

「燭台先生，尊體可好？」

燭台——實在就是那籠中的黃鶯，立即答道：

「謝謝！和人們說話實在是討厭的，你一定是上帝差遣了來的吧。我很歡喜。那麼就來給你講個故事吧。」

「敬求講述！」王子說。

「那麼，就此開始了。」

燭台這麼說了，就繼續往下說：

「某地方有一個國王。那國王有一個很美麗很美麗的公主。三個王子同時愛着這公主。國王對三個王子說，你們三人之中，誰是頂出色的一個，我將公主許配給他。於是王子們各各出門去磨鍊自己的才能，在出發的一天，大家約

定某月某日在某地相會。

「他們三人分別出去，各自爲着自己想和公主結婚，一心一意地去磨鍊才能。結果：第一個王子得了一種快步術，平常人要費半年的路程，他只要一個鐘點就可走到。第二個王子得了一種隱身術，他能把自己的身體遁去，使人不見。第三個王子得了一種起死回生術，他能醫活死人。不久，約會的日期到了，他們就在約定的地點會齊。第二個王子先試了一回隱身術，去看看那寶貴的公主，那裏知道公主已經得病死了。於是第三個王子急忙調藥。第一個王子拿了藥，飛一般地趕到宮中去。已經死去橫躺在床上的公主，她的嘴唇一碰到那藥，就忽然還魂，坐起來了。過了幾天，第二，第三個王子也趕到了。」黃鶯說到這裏，就問王子說：「王子，你想，這三人之中，那一個有和公主結婚的資格呢？」

王子想了一會，就說：

「我想是第三個王子。」

黃鶯主張是第二個王子。於是他們意見分歧，就開始劇烈地辯論起來了。金口公主原來一早就傾聽着他們的話，但一到辯論開始的時候，就想：「他們忘了第一個王子。」但是，勿必說，起初並沒開口，後來他們的辯論實在太長了，公主終於不能再忍，就脫下了七重面幕，說道：

「你們這些笨貨！我想是第一個王子。假使沒有他，公主不就從此死去了嗎？」

金口公主終於開口了。王子快活極了。她那父王吃了一驚。但是他說這一回是公主上當的，不能算數，倘使再有一回，能使她開口，決定許配給你。王子聽了這話，失魂落魄地只好仍舊回到旅館中。東想西想，悶悶不樂，籠中的黃鶯，裝着安慰的樣子，說：

「王子，我們再來試一回吧。金口公主已把燭台弄得粉碎了，這一回請你

把我掛在壁上。」

王子聽了黃鶯的話，精神又振作起來了。到了晚上，王子提了籠子到城裏去了。於是照着黃鶯說的話，先把籠子掛在壁上，對着金口公主，行禮請安。勿必說，公主依然沒有回答。於是王子對着掛籠子的壁上，說：

「今天晚上，公主依然不肯賜教。我想和你說話，怎麼樣呢？」

黃鶯暗中說道：

「謝謝！我對於公主的一句話不說，却有點歡喜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像我這樣倒霉的東西，誰都不屑和我說話的呀。今天晚上再給你講個故事吧。」

「請說吧！」

於是黃鶯開始說道：

「從前某地方有一個姑娘。這位姑娘同時有三個青年愛她。這三位青年去訪問姑娘時，誰都趁着別的青年不注意的時候。偷偷地前去的，所以彼此都不

認識。

「一天，這位姑娘梳頭的時候，忽然看見了一根白髮。她就悲傷不堪。獨自說道：『啊啊，我也變做老婆子了。他們那裏還會歡喜我？早點選一個快來結婚吧。』」

「第二天，姑娘分別去叫三個青年過來。不久，第一個青年來了。他看見姑娘哭泣着，就問她的原因。她眼淚滿面的說道：『我的父親死後，死骸葬在園裏，但是每天晚上，父親的幽魂總是出來，嚇得我魂不附體。你假使真是愛我的話，請你穿着屍衣，在墓中咽三個鐘點，這樣，幽魂就不會出來了。』說着，她帶了那青年走到預先做好了的地。第一個青年因為真心愛着這姑娘，就照着她的話，穿上可怕的屍衣，橫躺在墓中了。

「於是第二個青年來了。這位青年也看見她哭泣着，便問爲什麼哭的。姑娘仍告訴她父親的死亡與幽魂的出現這些話，臨了，給了他一塊大石頭，對他

說：「假使你真正愛我，請在幽魂出來的時候，就用這塊石頭擲過去。」這位青年也真心愛着這姑娘，所以立即拿了石頭到墓地去了。

「正在第二個青年出去的時候，第三個青年來了。這位青年也看見她在哭泣，並問她的原因。姑娘揩着眼淚說：『我的父親死了。但是有一個從前恨着我父親的魔術家，他想掘開墳墓，盜取我父親的屍骸。假使你真心愛我的話，請到墓地去搬了屍首過來。否則連我的性命也要危險了。』這位青年因為也是真心愛着這姑娘，所以立即跑到墓地去了。

「第三個青年跑到墓地時，正看見第二個青年以為橫躺在墓中的第一個青年是幽魂，想投石過去。第三個青年想他一定是萬惡的魔術家了，就和他角起力來，要打個勝負。第二個青年吃了一驚，因為他想這裏出了一個幽魂，那裏又來了一奇怪的青年，他儘擊着石頭不知打那一個才好。這時候，第一個青年却以為第二個青年是幽魂，忽然從墓中跳了出來，把屍衣脫落了。於是三個人

方才知道彼此都是人，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喔呀喔呀的說不出話來了。」黃鶯說到這裏，就接着問王子說：「王子，你想這三人之中，那一個頂有做這姑娘的丈夫的資格呢？我想是第三個青年呀。」

王子說，「我想是第二個青年。」雙方故意不提到第一個青年，於是激論又開始了。

起初，金口公主靜聽着他們的辯論，可是却沒有聽到提及橫躺在墓中不怕幽魂的那第一個青年。她不知又上了老當，終於又開口陳述她自己的意見了。

王子聽了公主的話，曉得自己的計略告成，歡喜非常。立刻就去告訴她那父王。父王雖然吃了一驚，但是說金口公主這次又是上當的，叫王子非再試一次不可。

王子垂頭喪氣地回到旅館中，昏昏沈沈，憂悶不堪。於是籠中的黃鶯又鼓勵他說：

「再試一次吧。但是那牆壁與燭台現在全都弄壞了。這一次請你給我掛在門背後。」

王子受了牠的鼓勵，決心再作一次最後的嘗試。到了晚上，王子提了籠子到城裏去。於是先把籠子掛在門背後，對着金口公主行禮請安。兩次已經上當開口過的公主，打定主意，決不再開口了，比平常更裝着鎮靜的態度。王子看到這樣子也格外緊張了，心想這次非叫她開口不可了，就對着他說：

「今天晚上，公主仍然不肯賜教。我想和你談談話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極！好極！我來做你談話的對手吧。」

黃鶯這樣說了，就接着說下去：

「有一次，一個木匠，一個裁縫，一個神學生同道出去旅行。一天晚上睡在一個寢室裏，睡到半夜，木匠忽然醒了，轉輾不能復睡，就拿了傍邊的一塊木片，彫了一個可愛的小姑娘。於是又蓬蓬地睡着了。接着忽然裁縫醒轉來了

，一看，看到很可愛很可愛的一個小姑娘木像，於是把她做了一套很合身的衣服。做好穿上，又蓬蓬地睡着了。天快亮的時候，神學生醒來了。神學生看見那很可愛的小姑娘木像，就對着上帝祈禱：請賜與她以生命。上帝接受了這祈禱，那木像真的忽變了個美麗的姑娘，煞時好像從夢中醒轉，開開眼睛來了。不久，木匠裁縫也都醒了。於是這三個人就開始辯論：這位姑娘，究竟應該屬於那一個？」黃鶯說到這裏，就問王子說：「王子，你想這位姑娘應該屬於那一個呢？我想應該是屬於木匠的呀。」

王子就又反對說：

「不，我想應該屬於裁縫的。」

這樣，王子與黃鶯，一個說是木匠，一個說是裁縫，激烈的爭論又開始了

注意着決不再開口，一面側着耳朵聽的金口公主，覺得他們的爭論並沒有

提及給與木像以生命的神學生，實在說不過去，心裏起了不平的念頭，到底忘了一切，熱心地陳述自己的意見起來了：

「你們真是笨貨！這姑娘當然應該屬於神學生的。沒有神學生的祈禱，這姑娘一定仍然不過是一個沒有生命的木像呀。」

王子聽了，歡喜非常。她那父王聽到這事，吃驚不小。金口公主也不好意思再叫王子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的又試一次了。她把那深深地罩在面上的七重面幕扯去，表示願與王子結婚的意思。

王子達到了目的，就帶了美麗的公主，當然已經不是金口公主，回到自己父親的國裏。當時國王與國民的歡喜，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，結婚的喜筵，一連繼續到四十晝夜。

從前打破水瓶呪咀王子的老婆子，被召到了宮中做老女僕。歡歡喜喜地服侍王子與公主一直到她壽終正寢。

可憐的奴隸

從前在某地方有一個很富很富的商人，他的妻子是很美麗的，兩個可愛的兒子也已進了學校讀書。

倘使他們的幸福生活能夠這樣地繼續下去，那麼我們在這里所欲講的那可憐的故事也不致發生了。但是人類的運命真是推測不到的，這富商因遭了商業上的大失敗，於是這幸福的家庭也就不遭離散的慘劇了。

事實是這樣：

一天有人報告商人，說他的貨船在海中沈沒了。接着那買主宣告破產了。商人夜不安枕，一心一意地只想恢復他的家運。但是不久之間，那殘餘的財產，也全部歸入他人之手。說也可憐，昔日財擁百萬的商人，到此也不得不宣告破產了。

從此以後，商人每天憂悶不堪，無計可想，一天，他對妻子說道：

「我們已到這地步，一天到晚，愁眉不展，也有何益！幸喜孩子們都已長大，我想出門幾年，賺幾個錢回來。你雖然家居寂寞，但總得勞你看顧看顧孩子們。我倘有幾個錢賺得到手，也就即歸來。」

他妻子聽了這話，不勝悲痛，出去雖然答應他出去了，但請他不要走得遠遠。商人於是留下了些須錢財，管自走了。

商人去後，兩個兒子仍舊早出晚歸，在校讀書，和他們的母親一同過着寂寞的生活。

日往月來，光陰如矢，些須錢財，眼看得就快用完。

母親不願使孩子們知道錢財的事，免得孩子們傷心，但是孩子們却已明白知道着了。於是兩個孩子口頭上雖說是上學校去的，實則走出家門各自都去找點苦工，賺點錢回來。

暫時之間，倒也能苦苦生活過去，但是後來連苦工也沒有地方可做了。這時候，他們真是窮到上天無門，入地無路。於是無可奈何，哥哥決心賣身去做奴隸。一天，他找了他弟弟到背角裏，告訴他說：

「我決心去做奴隸了。請你把我綁了，到街上去賣。我的身體強健，一定能夠賣個好價錢。你拿了這錢，和母親過生活，等着父親的回來。」

弟弟聽了哥哥的話，就哭了。

「哥哥！我綁了哥哥去賣，我到死也不肯做的。還是綁了我去賣吧！哥哥不在家裏，母親將怎樣地傷心呢！還是請哥哥住在家裏，安慰安慰母親吧。」

「不！不！你年紀還小，到底做不來奴隸的吧。不要說這樣的話，還是把我賣去吧。」

哥哥這樣說着，忽然也哭出來了。兩個人一同緊緊地抱了好久，嘆息着運命的不好，但結果決定把阿哥去賣做奴隸。

兩人揩乾了眼淚，走到了母親的前面。說哥哥要出去找尋父親，母親吃了一驚，並且不答應。

「可是這樣過去，除餓死以外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？我立即就會同父親歸來，家中雖然更要寂寞點，但無論如何還是讓我出去吧。」

哥哥這樣熱心地說，母親聽了，也覺有理。但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，就抱着孩子帶哭帶說道：

「我的乖兒子，那麼你去吧。路上要當心！身體要當心！」

「母親放心吧。馬上就回來，請母親安心等着吧！」

哥哥勉強振作精神，這樣回說，但心裏想到這也許是最後的離別了，仍不禁痛淚迸流。

兄弟兩人和母親告別，走到了街頭。哥哥把兩手伸到背後，說：

「請把我綁了吧。」

「對不起！請原諒，哥哥！」

弟弟用了戰戰發抖的手把哥哥綁好了。不久，他們走到街中心了，弟弟嘶聲喊着道：

「賣奴隸啊！年少的奴隸要不要？賣奴隸啊！」

「賣奴隸啊！強壯的奴隸要不要？賣奴隸啊！」

聲音中滲着淚了。哥哥頭向着下，緊咬着嘴唇。

但是走來走去，沒有要買奴隸的人。後來走到了一個大臣的府前。

「賣奴隸啊！聰明的奴隸要不要？賣奴隸啊！」

弟弟眼看着大臣的府中叫。於是大臣聽到了，打開高高的窗子，問道：

「甚麼價錢？」

「金幣一袋。」

弟弟想這也不算甚麼高價，就這樣答。

「混帳！四十塊銀幣也不值呢。」

大臣討厭地說。哥哥聽到這話，傷心極了，於是忽然抬起頭來，叫道：

「忘八！四十塊銀幣買得到的那是你的老子鐵匠！一袋金幣還嫌貴，就請不要買好了。」

事實，大臣的父親鐵匠，原來確是四十塊銀幣買了來的一個奴隸。大臣被奴隸受到了這樣大聲的辱罵，不覺惱羞成怒。立即想走下樓梯，殺死他們。但是不管你做了怎樣的大臣，要這樣容易地殺死他們，却也辦不到呢。所以他決心先把他買下，然後再作計較，置之死地。

大臣吩咐僕役，用一袋金幣把奴隸買了。弟弟拿了金幣，回到家去，於是悲傷地對着哥哥告別：

「對不起，哥哥！我回去了，一切請忍耐點吧！再會！」

「再會！請好好服侍母親！」

哥哥硬被拉入裏面去了。弟弟一步一回頭，哭着，哭着，回家去了。

奴隸一拉入裏面，大臣就想殺他，但出來一看，看見這樣悲傷地哭泣着的一個少年，難怪也不忍下手了。

「你那麼無理，我本想立即殺死你，現在念你無知，這次姑饒你命，要好好做事！」

奴隸聽了大臣的吩咐，低下頭去，說道：

「是。我將好好做事。一切願聽大臣吩咐。」

「好。能這樣，我自會哀憐你。你的名字是什麼？」

「猶斯夫。」

「退到庭園中去吧。從今天起，你就可做打掃庭園的職務。」

年輕的奴隸猶斯夫，從那天起，就在大臣的庭園中做事了。

却說這位大臣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小姐。小姐每天每天帶着一個老婆子走到

園中，坐在涼亭裏聽那老婆子講故事。不知不覺間却被那打掃園亭的猶斯夫引動了心情。

雖說是已經落到奴隸的地位，原來却是豪商的大公子。猶斯夫這樣出色的青年，實在王子王孫也不過爾爾。小姐的有心於他，決不能說是不應該的事。

小姐叫着猶斯夫，猶斯夫，常想把奴隸近着自己的身邊，而猶斯夫就做了美麗的花束，走近小姐身邊來了。兩人覺得非常決活。但是這其間却發生了一件夢想不到的事。那小姐帶在身邊的老婆子看見了這樣情形，心裏有點擔憂，就告訴大臣，叫他們兩人不要接近。她說：

「大臣！請把那奴隸放得和小姐遠一點。他們兩人看似十分要好呢。」

「這倒有點尷尬了」。

大臣忖量了一會，就召園丁上來道：

「費心去收集收集各種果樹的種子，越多越好，放在簍子裏，叫猶斯夫送

到我這裏來。倘使小姐問起，你就說不知道好了。」

園丁答應出去。過了一會，猶斯夫拿着簍子來了。大臣吩咐猶斯夫，叫他明天拿到遠地的采地去，並且叮囑道：

「到那裏去，把這些種子種下。一年以後，把那些果樹所結的果子拿了回來。你若能辦得到，我將那處采地給你，并且恢復你的自由。不過，倘使辦不到，你須要曉得，你的性命也難保了，雖然對於你是一回很遺憾的事。」

猶斯夫聽了這話，吃了一驚。大臣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，他全然不知底細，不過既然身爲奴隸，不怕怎麼無理的命令，也只好唯唯是聽呀！

「天呵，我到了那樣的地方去，今生怕不能再歸來了。我那親愛的母親，弟弟，還有小姐，不知還有和他們見面的一天不！」

猶斯夫一面這樣想，一面背了簍子離開了大臣的府第了。

講到大臣的采地，實在是一塊不毛的荒土，而且路程又非常遠。路上當然

沒有什麼可以寄宿的旅舍。猶斯夫一天一天向那采地前進，曉行夜宿。宿在那裏呢？宿在荒涼的原野中。一天他走到一個地方，看見了一個東倒西坍的破寺，開心極了，晚上就在寺中的壁角裏找了一塊地方睡下。這天晚上睡得非常暢快，夢見了一個和藹的老人問他道：

「猶斯夫，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到大臣的采地上種果樹去。」

猶斯夫這樣答，並且告訴他那是一塊不毛的荒土，大臣要我一年之後，拿了所結的果子回去，那裏能辦得到呢？我的性命十分之十難以保得往了。

「可憐的孩子，大臣竟用這樣兇辣的手段對付你！但是你不要悲傷，不要怕，我有一個好法子告訴你：離此十步，有一塊大石頭。把那石頭轉開，下面有許多農具，拿去墾種，不怕怎麼樣的荒土都能如心所願。我是你母親打發來的，老在你的傍邊給你保護着。」

老人說了，把手放在猶斯夫的頭上。猶斯夫一驚而醒，心中好不奇怪，周圍一看，並沒有那老人。

「奇怪哩！」

猶斯夫獨自語着，背了箕子跑出寺外去了。果然走不多遠，看見一塊大石頭，把牠一轉，下面就露出了許多農具。

「越弄越奇怪哩！假設那老人是母親打發來的，那麼這些農具也是母親替我預備的吧。」

猶斯夫拿了鋤頭鐵耙這些東西擱在肩上，歡喜之中，添加了勇氣，於是繼續前進。走不多久，就到了目的地。但是四面望去，全是石子，比原來想像中的荒土更加難以下手。他一面想着這樣的土地連小草都長不起來的，怎麼種得下果樹的種子？一面就垂頭喪氣的丟下鋤頭鐵耙。這時，他想除了死在這裏以外，別無他法，不禁傷心而哭泣起來了。忽然聽得有人在耳邊叫道：

「看看山上呀！」

這聲音好像在破寺中聽到過的同樣聲音。猶斯夫揩了揩淚眼，抬起頭來，向山上一望，看見山半隱約有綠的東西。「也許是樹木吧？」猶斯夫心裏想，就背着農具爬到嶙嶙的山上去了。

他跌一交，爬一回，好容易纔爬到了那里，果然是樹木。而且是生着累累果實的栗樹，下面滿堆着黑色的肥土。

「多謝老天爺！」

猶斯夫歡喜得跳起來了。他趕快把那肥土用鋤來掘，隨掘隨拋到絕壁下面去。肥土一掘完，不料發見了一隻大大的黃銅箱子。猶斯夫覺得奇怪，想把箱蓋打開來，但是堅固得很，到底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所能打開，於是把箱子一轉，從絕壁上面滾下去了。他走下平地，暫把箱子不管，趕忙把肥土耙開，做了一塊田。於是從簍子中掏出種子，仔細種下。好雨時降，暖日朗照，過了幾

天，種子就即發芽了。猶斯夫竭力培植，不敢怠惰。

種芽出了土，一天一天大起來，一天一天長起來，不久變了樹，終於開着滿樹的花朶了。

「開花了！開花了！來的時候想着不知結局怎樣，現在總算什麼都是順手稱心，好幸氣！這花到結果的時候，其間還得幾天光陰，且去開開箱子看吧！

猶斯夫拍拍手，把手上的泥土拍落了，走到箱子的傍邊，一看，那箱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開着了，箱的一面散亂着金銀珠寶之類。猶斯夫做夢一般地歡喜，把這些寶貝收集起來，運到他住的寓所裏去了。所謂寓所，自然不過是一個石洞。

雖然在那麼荒涼寂寞的山野中，猶斯夫却是幸福的。那天晚上，他又夢見那老人對他說：

「假設這塊地上能夠收穫得果子，大臣不是說過把這塊地給你的嗎？現在果子已經一定可以結了呀。明天，到附近的街上去；雇一個木匠，在這地上造一座壯麗的房屋。房屋造好了，你可以拿了果子到大臣那里去，並請他到這里來玩玩。」

老人這樣說了，忽又不見了。

第二天，猶斯夫抓了一把金銀珠寶，放入袋裏，到街上找雇木匠去了。

那街上第一等的一個木匠其初看見猶斯夫穿着這樣骯髒的衣服，連話都不願和他說，但後來看見他有這麼多的金銀珠寶，就答應帶許多徒弟一同去造。猶斯夫先付了一半的工錢，又雇了一輛馬車和他們一同回到荒地上。木匠的眼裏自然只看見金銀，所以沒有幾天工夫，廣大的一座住宅就造好了。

猶斯夫又到街上買了許多家具，陳設在屋子裏。

這其間，田裏的果實已經紅血血成熟起來了。猶斯夫挑選了一等好的，裝

入簍子裏，急急忙忙的回到大臣那里去了。

現在我們回頭又來講一點大臣家裏的事。自從猶斯夫被逐到荒野去以來，匆匆已經過了一年，其間大臣的家裏曾經發生了怎樣的事呢？

和猶斯夫深深相愛的小姐，因為忽然不見了猶斯夫，積思過度，終於患起病來了。國中所有的名醫一個個地接了來，給她診治，但一點效驗也沒有。到了現在，小姐的身體瘦得只剩了幾根骨頭，她沒朝沒夜地只不絕地喊着美麗的奴隸猶斯夫的名。

一有叩門的人，她就喊「猶斯夫！」一聽到庭前的人語聲，她就喊「猶斯夫！」倘使她覺得那是別人，不是猶斯夫，於是她就伏在床上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

大臣兩夫妻因此也就弄得精疲力竭，身體一天一天瘦弱下去了。他們每天告訴小姐聽，猶斯夫在荒野裏一定被餓狼吃去了，還是斷了心念好，但是她一

點也不進耳裏。小姐好像已經變了痴人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猶斯夫回來了。他寶貝一般地背着那果實的籃子，一走入大臣府第的門內，門房立即引他去見大臣。我們還記得那位服侍小姐的老婆子吧。因為小姐的病鬧到這地步，她現在也渴待着猶斯夫，所以一聽到這消息，她就三步并作兩步，跑到小姐的房裏，喊道：

「小姐，猶斯夫回來了！猶斯夫回來了！」

「猶斯夫？那里？」

「現在到大臣的屋子裏去了。」

小姐癡癡狂狂飛一般地到了父親的屋子裏，一看她所眷懷的猶斯夫果真回來了。猶斯夫打開籃子，把果子呈給大臣看。

「賴上帝的保佑，我穫得這樣的好果子。」

「不錯，果子確是不壞。但是這果子真是我叫你拿去的種子在那地上種得

的嗎？」

「是呀，我從來不撒謊的。」

「聽着！那荒地連一株雜草也不會生的呀！」

大臣把果籃擲在地上，一面這麼說。

「這正是我的所以想請求大臣前去看看那塊土地，現在已變成了怎樣的一個情形，隔一天奉陪前去吧。」

猶斯夫坦然地說。

大臣夫人聽着他們的話，到此就抱着小姐說：

「去一回看看吧。我們也一同去。」

大臣於是也就答應前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猶斯夫急忙走到街上，從袋裏掏出一點金銀，配買了一套頂上等的衣服，換上。去會見他久久不見的母親和弟弟。回到家裏一看，情形似

乎和前有點不同，他偷偷地一聽，曉得父親已經歸來了。

「母親！」

猶斯夫和淚叫着，很快的跑入屋中。

「啊，猶斯夫！」

「哥哥！」

三人齊聲喊着立起來。

「回來了。」

「謝謝上帝，竟還活在人世！」

於是大家不知說點什麼話纔好，儘抱在一起，歡喜的眼淚，雨一般地瀉着

過了很久，父親說這次回來，賺了大批錢；猶斯夫也告訴一切經過的事。

這樣，他們一家又變了昔日的大財主了。

猶斯夫這天晚上宿在家裏，一到天亮，他仍不得不到大臣那里。

「我還是奴隸之身，再得去一回。昨晚也已說過，大臣的一家今天要坐了馬車到我那新造的屋子裏去，父親母親和弟弟也一同去吧。我去叫一輛出色的馬車來。」

猶斯夫先請父母及弟弟坐了馬車到那新屋裏去。自己又雇了兩輛馬車到大臣那里，這時候，大臣一家都等待着猶斯夫的到來。尤其是小姐，病也已全癒，似乎格外幸福。

大臣夫人和小姐同車，猶斯夫和大臣同車，向着那采地出發了。走到半途，猶斯夫開始和大臣談話。

「大臣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大臣曾經和我約定：若是那塊地上能夠獲得果實，那塊地就贈給我，同

時恢復我的自由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我就安心了。」

猶斯夫這樣說了，趕緊把馬打了幾鞭，馬車像飛一般的前進，不久就到了大臣的采地。那里已是綠草如茵，好花似繡，其間聳立着一座宮殿般的新屋。

「不是這地方呀！」

大臣的臉上露出十分驚奇，好像身入魔境。

「不。請看看四周圍的情形。」

猶斯夫指點着與一年以前沒有改變的四周荒土，那也是大臣的采地。

「奇怪哩！這里，你到底怎能變得這麼着？」

大臣圓睜着眼睛問。

「那我來告訴你。現在請到我的屋子裏息息去吧。」

猶斯夫先把馬車停在大門口，引導大臣夫婦和小姐走入屋中。這時候，他的父母和弟弟露着笑臉，已在裏面等待着了。

不久，在廣大精美的會客室裏，猶斯夫給大家介紹以後，就把經過的情形，從頭到尾講述了一遍。大臣聽了，非常佩服，就答應把這塊土地送給猶斯夫。

「但是，你既有這樣體面的兩位父母，你怎麼會做奴隸的呢？把你來賣到我這裏的，就是這位弟弟吧？」

於是猶斯夫又把父親商業的失敗以及經過的苦情陳述了一遍。小姐和大臣夫人不必說，大臣的眼裏也滿是淚了。

不知不覺間，夜已談得深了。除了猶斯夫的母親和大臣夫人以外，全都睡了。靜靜的深夜，萬籟無聲。大臣夫人對猶斯夫的母親說道：

「倘你願意，我的小女願意配給猶斯夫做妻子。小女很愛猶斯夫，曾經爲他患過病呢。」

猶斯夫的母親聽了這話，當然也很歡喜。

「你有這樣的好意，我真覺榮幸而歡喜。但是全由我們大人作主也不很妥當，等到明天，再問問本人的意見如何吧。」

✽

✽

✽

第二天，結果怎樣，也不必明說了。猶斯夫和小姐訂了婚。

兩人的結婚是在故鄉的街上舉行的，非常熱鬧。離開了訂婚的日子並不多久。在萬人歡欣的式場上，大臣微笑着說：

「世界如車輪，勤勞多幸福！」

幸運的孩子

從前有一個小預言家，他不但能預言吉凶休咎，而且還能拉梵亞鈴。

有一回，小預言家的母親聽得鄰近村莊上有一家做喜事，就慫恿她的孩子到那家去拉梵亞鈴。孩子有點不願意，母親便道，「你去拉一拉，使得他們高興，一定能夠得到許多錢回來。務必去走一趟吧。我們自己家裏現在連做麵包的麥粉也就快沒有了。」

孩子想，麵包的麥粉就快沒有，這倒有點爲難哩。他就答應前去，並且說道：

「那麼去吧。不過要請母親替我燒七個麥餅，路上倘使肚子餓了，也可充飢。」

母親想，這倒有點像公子少爺的話，便道：

「你能吃到七個之多嗎？三個也夠了。麥粉不多了呢。」

「不，非七個不可。多一個不成，少一個不行，非七個不可。」

孩子搖搖頭，便轉過身去。

母親想，倘使不答應，孩子發作硬脾氣起來，那明天的飯食就爲難了；便說，「給你燒！給你燒！」照孩子說的數目，一共做了七個麥餅。

孩子騎上驢子，把麥餅放入鞍袋裏，出發到有喜事的莊村上去了。當然，不會忘了梵亞鈴。

到那村莊上去，是一條很遠的路。孩子騎在驢子上，趕程前進，臉孔漲得飛紅了。走了一會，肚子覺得餓了，就從袋裏找出麥餅，吃了一個。又走了一會，肚子又覺得餓了，又吃了一個。這樣，三個，四個，五個，六個，——吃到後來，只剩了一個麥餅。

孩子想這一個麥餅非走到村莊吃不行了，一面仍舊歡喜地趕程前進。但定

走不多久，無論如何，有點耐不住了。於是他口中念念有辭，還是走近村莊來吃吧。後來村莊果然近了，他立即跳下驢背，坐在草地上吃那最後的一個麥餅，覺得非常好吃。

麥餅吃得乾乾淨淨了，他覺得不再有掛心的事，於是精神陡覺飽滿，仍舊騎上驢子，趕程前進。不久，前面現出兩條岔路。到村莊上去原來應該走左邊的一條，孩子却想着大概是從這邊走吧，就走了右邊的一條。不知不覺間，天色漸漸暮了。一轉眼，又變成黑夜了。孩子到着的地方不是有喜事的那個村莊，却是有窟窿的砂漠。

孩子方纔明白，走錯了道路。但是到了這時已沒有勇氣再折回原路去了。他在窟窿的前面跳下驢背，走入窟窿裏面去了。

一看，窟窿裏面擺着精美的桌子和安樂椅。這裏是一個奇人的住宅。孩子露着驚異的眼，向四面看了一遍說：

「好一所可以給我息宿的旅館呀！」說着，他坐下安樂椅中，接着又說：

「假設有點可以充充飢的東西，那是更好的了。」

過了一會，聽得窟窿的外面有什麼猛獸叫號的聲音。孩子吃了一驚，一面叫道，「老天爺救命！」一面抖抖地爬入桌子下面去了。同時，這窟窿主人倦遊歸來了。孩子伏在桌下，釘眼看着窟窿主人的動作。窟窿主人一面獨自語着：

「肚子餓了！肚子餓了！」，一面走向壁洞那里。講到肚子餓，在桌下戰戰抖抖的孩子不也是一樣嗎？孩子一面想着不知他將吃點什麼東西，一面偷偷地瞧着。窟窿主人從壁洞之中拿出了一隻銀杯子，說道：

「我的杯子呀。我的銀杯子呀。我的肚子餓得很，請你給我一席上菜吃！」

說也奇怪，從杯子當中一碗一碗的菜肴湧出來了，看起來多麼豐盛，多麼美味呵。窟窿主人把這些菜肴擺在桌上，就開始一碗碗吃。他好吃得開心！吃完了，他說了一句：

「拿茶來！」

說了，果然，杯子當中滿滿的盛着一杯香茶。窟窿主人一口一口的喝乾以後，又把杯子放入原來的壁洞中，於是蓬蓬地睡着了。

孩子看得清楚，想，天下竟有這樣的寶貝。這天晚上，他奇怪極了，直到天亮，連眼睛都不會閉一閉。第二天早上，窟窿主人走到外面去了，孩子就把杯子從壁洞裏拿了出來。

「有了這隻杯子，萬事都足了呢。還要發什麼財？」孩子獨個兒說着，一面照窟窿主人的樣，吃了許多好東西，又喝了一杯茶，就覺體暖肚飽了。

孩子的快樂好像做了仙人一樣。他想長住這樣的地方實也乏味，於是就離開窟窿。走不多久，碰見了一個雲遊和尚，便道：

「和尚，請你一塊兒坐下來吧，我請你吃些好東西。」

和尚十分歡喜，就坐下草地上。孩子從懷裏掏出那隻杯子來，用了慎重的

口調說：

「我的杯子呀！我的銀杯子呀！我要和和尚一塊兒吃點東西，拿點好菜來

！」

忽然，他們兩人的前面擺滿了山珍海味。兩人情投意合，歡喜非常，碗碗菜都吃了個精光。吃好以後，各人又喝了一杯香茶。

「這樣一隻寶貝的杯子，無論如何，我要騙他到手。」

和尚在心裏這樣打算。於是從袋裏拿出一把刀子，說要與杯子交換。孩子看了這又鏽又鈍的刀子，那里肯交換？就露出不願意的臉色，拒絕道：

「兩者的價值不是相差太遠了嗎？那樣又鏽又鈍的刀子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「人不可以貌相，東西也是一樣。這把刀子，外觀雖然不好，其實是難得的至寶。假設命令一下，這把刀子無論怎麼遠的地方，它會飛過去，把你所要刺殺的人或物刺殺。不信，現在對面山上有一羣羊，我可以一試。」

「好。請你一試。」

雲遊和尚於是對着刀子，用嚴厲的聲音，命令道：

「我的刀子呀！前面山上的羊，你去殺個精光！」

說了，刀子鳴的一聲，好像鬼叫，飛到對面山上去了，片刻之間，就把羊羣殺得一隻都不留。孩子對於這魔力完全佩服了，立即答應願意交換。心裏還暗笑這和尚實在太疎忽，這樣的寶貝竟肯放手。而雲遊和尚也暗笑孩子的蠢笨。

兩人心中各自十分歡喜，從草地上立了起來，開始動身。走不多時，孩子又覺得肚子餓了。心裏想吃點東西。於是向和尚請求道：

「和尚，我的肚子餓得難受，請你給我一點東西吃吃。」

和尚忽然露出意外的臉色，回答道：

「我不曾欠的什麼債呀。要吃，我就給你吃，你把刀子給我。無論如何，

白吃是不成的呀。」

孩子聽了，不覺怒髮衝冠，就把刀子對準雲遊和尚叫道：

「你沒有看見這刀子嗎？我的刀子呀！請你給我畢那臭和尚的命！」

刀子鳴的一聲飛向和尚，和尚立即命上西天。孩子喊道，「你給我半斤，我還你八兩，這是你應得的報酬。」一面就收回了他的杯子。

走了幾步，又看見了一個雲遊和尚。

「和尚，好啊！」

孩子這樣向和尚招呼了一聲，和尚就露出確乎十分飢餓的口調說。

「小哥兒，好啊！對不起，你有沒有帶着什麼食物？」

「和尚，我有呀。請你好好兒吃一頓，坐下來吧。」

孩子跳下驢背，從懷中取出那原來的杯子。

「我的杯子呀！我的銀杯子呀！我要請和尚吃一頓飯，替我辦一席好菜來

！

兩人的前面擺滿着十分珍貴的菜。吃好以後，和尚心裏想，這倒是一件寶貝，於是從袋裏掏出了一頂破舊的帽子，說要和孩子交換那隻杯子。

「交換是可以交換的。不過，你這帽子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「請看一看吧。」

和尚這樣說了，就把帽子戴在自己的頭上。奇怪！連和尚的影子也不見了。孩子很是驚異。於是眼睛一霎，和尚又在前面，脫下帽子說：

「小哥兒，可明白了吧？不論是誰，只要帶上這頂帽子，連一根毫毛也不會被人看見了。」

孩子完全看中意了這頂帽子。於是就答應交換。

兩人好像各得了一注橫財，十分歡喜，攙着手走了。走了一會，貪吃的孩子肚子又餓起來了。

嗎？」

「和尚，我的肚子餓得走不動路了，借光你的杯子，給我一點東西吃吃好

嗎？」

和尚聽了話，立即扮起一副苦臉，拒絕道：

「我不欠你什麼債呀！你要吃東西，還我那帽子來！」

「好，說得好！」孩子睜眼看着和尚，一面拿出刀子，「我的刀子呀！請你給我直刺那臭和尚的心胸！」

和尚那裏禁得這寶刀的一刺，立即就倒在地上死了。

孩子從和尚的手裏奪回那杯子，又繼續走了。但是走不多久，又碰見了第三個雲遊和尚。孩子在驢背上招呼道：

「和尚，好啊！」

和尚看見了孩子，非常歡喜，便道：

「小哥兒，好啊！碰得巧啊！我的肚子餓得要死了，可帶點什麼東西？」

「和尚，我有呀！請坐下來，給你吃吧。」

孩子這樣說了，和和尚一塊兒坐在地上，照樣取出杯子，照樣吃了一頓很好的菜。和尚心裏想，這一隻杯子何等便利呀，出門有了它，不愁肚子餓了。於是從懷中掏出一枝短笛，說要與杯子交換。

「交換是可以交換的。但是這短笛有什麼用處？」

「短笛的用處，大得很呀。不論人或畜，只要一聽笛聲，立即會從死中還魂。」

孩子有點不相信。和尚猜到了孩子的心，就說你若不相信，你可把驢子殺死，我立即叫它還魂，請看一看吧。於是孩子就用刀子把自己的驢子刺死了。和尚騎在死驢的背上，吹了幾聲笛。奇怪！驢子重又活轉來了，而且和原來一點沒有兩樣。

孩子驚奇極了，這枝短短的笛，竟有這麼大的魔力，立即答應願與和尚交

換。交換之後，兩人就開始前進。孩子的肚子却是也有點奇怪，走了沒有幾步，又是餓起來了。他向和尚討食吃，和尚立即裝出奇怪的臉色道：

「我沒有欠你什麼債呀。要吃也可以，還我短笛來！」

「你說沒有欠什麼債嗎？好！」孩子馬上拿出刀子，對準和尚命令道，「我的刀子呀！給我割下臭和尚的頭！」

一剎時，第三個和尚的頭就離開了身體。孩子取回杯子，騎上驢背，一步一步的走去。

不久，天漸漸夜了。孩子也已回到家門。孩子的母親一看見他的影子，立即跑出來相接。問道：

「去了這麼久，可得點賞賜回來了吧？」

「母親，路走錯了，有喜事的那個村莊，我不曾去呢。」

母親聽了孩子的話，好像冷水澆背，難怪立即現出了一臉苦惱，說道：

「呵，你怎麼這麼粗心！今天晚上，我們只好餓着肚子睡覺了。」

「不用担心呀，母親！晚飯早已預備好了呢。」

孩子一面笑一面說。母親垂頭喪氣的恨得發抖了，心想我的兒子不是發瘋了嗎？

母子兩人走入屋子裏，孩子依然露出一副可掬的笑容，但是他看見母親的臉色更覺慘傷，就從懷中取出杯子，照樣說道：

「我的杯子呀！我的銀杯子呀！我要和親愛的母親吃飯了，辦一席好菜來！」

忽然，桌上就滿擺着山珍海錯，美不勝收。母親看得目瞪口呆了。平常的時候連麵包都沒有吃過個暢快，這樣的好菜真使母親如在夢中了。不多久，母子兩人吃好了晚飯，孩子對母親說，不可爲外人道。母親心裏也着實開心，孩子竟變了這樣出色的人物，此後每天的光陰都可從快樂中消度了。

但是最不謹慎的是舌頭。母親度着這樣快樂的生活，心裏實在高興不過了，就忘了兒子的戒語，終於把杯子的事全盤告訴了鄰人。從此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傳播得非常迅速。後來連國王也聽到了這奇異的消息。國王就打發了兩個家臣，命孩子星夜把杯子帶到宮中去。

母親這時倒有點着急了，沒有杯子，就沒有東西吃了。就對孩子說：

「國王那裏去是應該去的，但杯子不要拿去。」

但是孩子想，國王的命令豈容違背？只好顧不得母親的話，就帶着杯子來到宮中。國王非常歡喜，訊問這杯子的來歷，孩子就把前後的事一一都說明了。

過了一會，宮中的飯菜預備好了，國王慇懃招待，勸孩子隨意進用。孩子雖然吃過從杯子中端出來的好菜，但是對於宮中的肴饌也覺十分美味。於是他就大喝其酒，大嚼其菜，終至吃得爛醉了。國王拍拍孩子的肩頭，說：

「我想把這隻金杯子和你那隻銀杯子交換，你意怎麼樣？」

但是孩子搖搖手，謝絕道：

「那不行。我的杯子是一件至寶呀。」

孩子雖然已經吃得爛醉，但心裏却還明白，這隻杯子是不可以放手的。話雖這麼說，但是孩子却就即睡着了。國王吩咐家臣，從孩子的懷中取出杯子，另外用了一隻相像的杯子放入，把爛醉熟睡着的孩子用驢子馱歸他的家裏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孩子醒來，時候已遲，覺得喉頭怪是乾渴，從懷中取出杯子，說道：

「我的杯子呀！我的銀杯子呀！我的喉頭乾渴得要命，請給我一杯檸檬水。」

可是，却有點奇怪，今日的杯子偏偏不聽他的吩咐了。奇怪！再說了一遍，仍然無效。在傍看着的母親，不覺嗚嗚的哭起來了。

「你看！我不是對你說過不要帶去嗎？一定被國王偷換過了。以後我們又要沒有東西可以吃喝了。」

孩子不覺勃然大怒，叫道：

「可惡的國王！我一定要拿杯子回來，雖然犯上，也顧不得了！」

說着，他就飛一般的跑到宮門口，門房扮着獷惡的面孔，攔截着不准進去。於是孩子從懷中取出刀子來，命令道：

「我的刀子呀！此間所有阻止我的人，給我殺個一命不留！」刀子鳴的一聲，鳴的一聲，連續響着，凡是阻止他的人都一個個被他砍到了。到了後來，連保護國王的衛隊也都殺得一個不留。他直衝國王的屋子，一面叫道：

「國王，還我杯子！宮中的兵卒已經殺得精光。假設國王還敢說一個『不』字，我……」

國王嚇得魂不附體，一句話也不會再說，趕忙指着放杯子的地方給孩子看

孩子取回杯子。就即喝了一杯滿滿的酒，表示戰勝的意思。過了一會，說道：

「國王！我已經把你的兵隊殺得一個不留了。實在說起來，沒有兵隊，於國王到底不便。幸喜我有返魂之術，我能把他們一個個復活，假使這樣，國王將給我一點什麼賞賜呢？」

「我將給你黃金千兩，不，我將嫁給你獨生的女兒。」
國王歡喜地這樣答說。

「好。知道了。」

孩子一面這樣說，一面從懷中取出短笛，把所有被他砍倒的人和兵隊都吹活了。

不久，宮中舉行孩子和公主的結婚式，一番熱鬧的情形，自然不必再說。

婚筵一連繼續到四十晝夜。

結末，我們還要說幾句話：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，梵亞鈴也並不見得拉得怎麼高明，只因偶然走錯了道路，得了好幾件寶貝，居然做了國王的女婿，而且還是後繼的國王，這是多麼幸運的事！不過有一件寶貝——帽子——直到結婚的時候，還不曾使用過。後來怎麼用，我們也無從知道了。

吃人鬼的被捕

在加爾其斯坦的鄉間，住着三個很窮的弟兄。他們的名字，從大阿哥排下去，是沙班，加新姆，哈耍耐克。他們既然很窮，有一天，哈耍耐克便對兩位哥哥勸道：

「我們老是住在家裏，天天嘆窮哀命，憂衣愁食，這有什麼用處呢？這幾天正是大麥黃熟，可以收穫的時節了。我們何妨帶了鐮刀到外面去找找工作看。哥哥們以爲怎樣？」

原來哈耍耐克雖然是年紀頂小，他的聰明却超過兩位哥哥。兩位哥哥也另眼看待。所以他們一聽到這話，立即表示同意，一同出外找工作去了。

走不多久，在一塊廣大的田上，盪漾着黃金色的麥浪。

「好啊，我們就來割這一處田間的麥子吧。雖然不曉得這是誰家的麥田，

但是這麥子應該是割的時候了。我們預先割起來，田主一定會付給我們工錢的吧。」

哈耍耐克說。

兩位哥哥同聲答道，「對呀。」就一同動手割了。

三兄弟目不傍視的割了一天，田主却沒有來。第二天又拚命的割了一天，仍然誰都沒有來。第三天早上剛剛走到田中，動手割麥，忽然聽得山上有什麼叫聲。吃了一驚，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住在那裏的吃人鬼。

「我們管自低着頭割。我自有對付的方法。」

哈耍耐克這樣寬慰兩位哥哥，一面等着吃人鬼的到來。

吃人鬼像暴風一般的飛跑下來了。他像獅子一般的咆哮着說：

「你們是什麼東西？從那裏來？爲什麼割我田裏的麥？你們的性命要不要

「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，久仰大名。我們兄弟三人實在窮到無路可活，所以拿了鐮刀，來此工作。到了這裏，雖然不曉得是誰家的麥，但是麥已熟到非割不可了。我們想預先割起來，田主一定會付給我們工錢的。所以從前天起我們動手割到此刻了。」

哈耍耐克一連鞠了好幾個躬。吃人鬼想了一會，便道：

「不錯，你們的想法是對的。現在麥讓我和你的兩位哥哥來割，你可否給我送一封信到我的城裏去？」

「好啊，給你送去吧。」

吃人鬼於是從腰間拿出墨水瓶，很快的寫了一封信，指着東方說：

「喂，看對面的高山。那高山的頂上有我的城。飛快去，把這信交給我的妻子。但是你不能私看我的信。」

說了，把信交給哈耍耐克。

哈要耐克離開了麥田，拚命的奔上山去。走到半山，兩隻腳無論如何不肯再聽他的命令，疲倦極了，就坐下岩石上休息。於是拿出吃人鬼的信，拆開偷看，信中寫着這樣的字句：

「這少年一到城中，立即把他殺死，將他的頭先做成波羅飯，我明天歸來了。」

哈要耐克看了，隨手把這信撕作粉碎。他不慌不忙，寫了下面這樣的一封信，趕忙送到城裏去。

「這少年一到城中，立即殺一頭黃牛，把牛頭做成波羅飯請他吃。明天請少年多帶些牛肉與麵包來。」

吃人鬼的妻子收到這封信，她趕忙殺了黃牛，大請其客。第二天早上，用了一匹驢子，載上許多牛肉與麵包，叫哈要耐克送下山去。哈要耐克滿心歡喜的走回麥田。

吃人鬼看見哈耍耐克牽了驢子，載了許多牛肉與麵包來，心中着實吃了一驚。但也不便說明，就說這是我叫家裏做來的乾糧，請大家隨便吃。

吃好以後，吃人鬼又寫了一封給妻子的信，交給哈耍耐克道：

「費你的心，再替我送一封信去。」

哈耍耐克牽了驢子，登山去了。到了中途，又把信拆開來看，信中寫着這樣的字句：

「你這笨女人！爲什麼不照我信中說的話辦？你若不聽我的話，你的性命就難保了。我明天歸來。趕忙須把這少年殺死，將他的頭做成波蘿飯，等我歸來！」

哈耍耐克不覺笑了。於是把信撕碎，寫了下面這樣的一封假信：

「你真是賢明的女人！牛肉與麵包非常好吃。我決定把我們的小女兒許配給這有望的少年，今天你殺一隻紅牛請他吃。明天又多帶些乾糧來。」

吃人鬼的妻子看了這封假信，趕忙殺了一隻紅牛，寬待哈耍耐克。第二天清早叫哈耍耐克牽了驢子，載上許多乾糧，下山來了。

哈耍耐克心中十分快活，哼着歌兒，緩步回到田間。吃人鬼看到這樣子，心中十分奇怪。於是大家吃帶來的牛肉與麵包，吃好以後，吃人鬼便道：

「勞諸位辛苦，麥子已經割好了。到我的城裏去走一趟吧，我要付給你們工錢，而且也想請你們吃一頓飯。」

三人跟着吃人鬼的後面，就上高山而去。哈耍耐克趁着一個機會，偷偷地告訴兩位哥哥：

「千萬要注意。這傢伙打算殺死我們吃呢。」

不久，到了城裏，吃人鬼請他們吃了一頓隨便的夜飯。他也覺倦了，於是把殺死三人的事擱在明天，走入傍邊的房間裏睡覺去了。過了一會，從那房間裏發出可怕的鼾聲，吃人鬼和他的妻子都熟睡着了。哈耍耐克把兩位哥哥先從

窗穴中吊將下去，自己躡着脚尖兒偷入那房間裏，把帶在吃人鬼妻子指上的一個戒子脫取了，這戒子嵌着很大的寶石，據說若是得了這戒子，就必得福。這些事，還有其他的祕密，哈奕耐克在昨天晚上從吃人鬼妻子那裏曾經聽到過的。

兄弟三人拚命的逃。到了天亮，到着一個城市，恰巧是早上開城的時候。三人到這城市雖然還是第一次，但看到城市中住着許多軍隊，就想吃人鬼當不敢尾追而來了，心頭寬鬆了許多。哈奕耐克告訴哥哥這隻戒子是有魔術性的，可以得到幸福，以及其他種種祕密。

却說吃人鬼那方面，他早上一醒即起，從壁上取下一把大大的刀，預想今天要把三人殺死當飯吃。忽然吃人鬼的妻子飛跑而來，臉色變得赤青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三個人全都逃去了！而且連我的寶戒都被偷去了！」

「什麼話？既逃走了人，又失了寶戒，你這賤女人，疏忽到這地步！」

吃人鬼像雷一般地這樣怒罵。但是他想一切都已完結，算了吧，所以也不追躡他們了。

兄弟三人儘在城中閒遊，心想到底這不是正當的辦法，就各各去找適當的職業。結果，大阿哥沙班做了鞋匠店的徒弟，二阿哥加新姆做了裁縫店的徒弟，哈裏耐克做了木匠的徒弟。不過沙班很想得到弟弟帶着的那個寶戒。而哈裏耐克只口頭上答應「好的，好的，」却不肯實在給他。於是沙班決心想殺死哈裏耐克，奪取他的寶戒。

但是沙班不管良心怎麼壞，要親手殺死自己的弟弟，實也不敢。於是他想了一個計策，去見國王說：

「國王！國王是頂富有的人，而且各種珍寶也都全有。不過據我想還缺少一件東西，那就是對面山上吃人鬼的被褥。這被褥上滿綴着金鋼鑽真珠之類，假使能夠辦得到，真是一件奇物呢。」

「是呀。我一向也聽到過這奇物，但是誰也不敢進那城裏去。」

「國王！這有什麼爲難呢？我有個弟弟叫做哈奕耐克，他是一個再強健勇敢不過的人，國王可以差他去的。吃人鬼的城裏，他又熟悉得很。不過他是非常謙虛的人，國王第一次去請他，他一定不答應。那時，我請國王要嚴厲的命令他才行。」

「好。那麼你就帶了你的弟弟到這裏來吧。」

沙班立即跑到哈奕耐克那裏，說國王叫你去。哈奕耐克完全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說道：

「我自己想，不會做過什麼壞事，國王爲什麼要叫我去呢？哥哥你可知道，國王到底要叫我做什麼呵？」

「國王不是爲了你做了壞事來叫你的啊。他說要重用你，快點去吧。」

哈奕耐克弄得莫名其妙，就走到國王的宮中。

「國王！我就是沙班的弟弟哈耍耐克。國王叫我，可有什麼貴事？」

「哦，你就是哈耍耐克？你哥哥告訴我，你做人能幹。現在我要勞你到那吃人鬼的城裏去一趟，給我把他的被褥盜了來。倘使事能成功，我必重重賞你。倘使你不願前去，或中途折回，那你的性命難保。這是我該對你預先聲明。」

國王這樣嚴勵地命令哈耍耐克。可憐！哈耍耐克所站的地位好像一邊是兇猛的獅子，一邊是汪洋的大海，無論走那一邊，都有性命之虞。但是哈耍耐克不是一個弱者，他不願死在眼前國王的命令之下。

「九泉之下的我的父呵母呵，請你們保護我！能夠使我一路順風，得達目的歸來！」

他一面在心中對着亡父亡母祈禱，就出發到吃人鬼的城中去了。

走不多久，看見一個老婦人，她拄着拐杖，蹣跚而行。

「老婆婆，好！」

哈耍耐克和顏悅色的對老婦人打了一個招呼。

「小哥兒，好！小哥兒走得這樣匆急，到那裏去呀？」

「吃人鬼的城裏。奉了國王的命令去盜他的被褥。」

「哦哦，那是異想天開，萬萬做不到的事呀！算了吧！算了吧！」

「不去，國王要我的命呀。」

「這倒爲難哩。那麼我教你一個好法子吧。現在立即回到村莊上去，用一個竹筒，裝滿了虱子。到了深夜，走到吃人鬼寢室的窗畔，爬上一株葉子繁茂的樹上，把虱子撒到吃人鬼夫婦的被褥上。這樣炎熱的晚上，窗子一定是開着的。虱子一爬出來，他們就覺痒得難受，必定把被褥掛出窗口來了。你偷偷地拿了來就行。」

哈耍耐克深深對老婦人道了謝，立即回到村莊上去蒐集虱子。於是待至深

夜，把虱子從吃人鬼的窗口撒進去。果然不出老婦人所料，被褥掛出窗口來了。着啦！着啦！哈耍耐克心中叫着，拿了被褥飛奔下山來了。

過了一會，吃人鬼去拿被褥，被褥已經不見了。

「喂，被褥沒有了呢。」

「沒有落到窗下去嗎？」

但是窗下也沒有。吃人鬼方才覺得被竊了。

「又上了當了！這些虱子原也想到有點奇怪。這必定又是哈耍耐克做的勾當！」

說着，立即去追哈耍耐克。但是這時候哈耍耐克已經到了國王的宮中，吃人鬼一點沒有辦法了。

國王接受了哈耍耐克呈上的被褥，叫道：

「辦到了！辦到了！全然因為你是一個勇敢的青年。啊啊，這被褥多美麗

！還有金鋼鑽！真珠！我又得了一件大寶貝。」

但是國王給了這英雄以什麼呢？棉襖褲一套！國王是世界第一等的一個畜鬼。哈耍耐克雖然僅僅得了這一點報酬，却一句沒有怨言，仍舊回到工作場，靜靜地過他的生活去了。

沙班聽到了弟弟已經盜了被褥回來，很有點不高興。他滿心希望哈耍耐克被吃人鬼吃了去的。

於是他又走到國王那裏，問道：

「國王，我的弟弟已經盜了被褥回來，這是的確的嗎？」

「當然的確的。你看吧。」

國王給他看盜來的被褥，真是珠寶燦爛。

「啊啊，真是不錯！但是國王，國王還短一件東西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吃人鬼的一匹千里馬。」

「不錯。再帶了你的弟弟來吧。」

「曉得了。」

沙班帶了弟弟到宮中，與國王會約之後，管自退去。哈耍耐克於是又不得不再踏上危險的旅途了。

他一面靜靜地忖量着，一面走上山去。前回的老婦人又出現了。

「呀，我們又會見了。上那裏去？」

「前次真是多承指教。這次國王叫我盜吃人鬼的千里馬去了。」

「國王太壞了。要盜這馬，實在不容易呢。即使能夠從馬房牽了出來，但馬一到院子裏，必就叫起來。馬一叫，馬房門口的鐘，立即會響起來，催醒吃人鬼夫婦。」

「沒有什麼好方法嗎？」

「沒有呢。但是這樣試試看吧。你先回到街上，去買四十一個軟木塞。等到深夜，把軟木塞塞入四十一個鐘上的洞。這樣，鐘不會響了，大概可以保得住平安了。」

哈要耐克深深給老婦人道了謝，回到街上買了四十一個軟木塞。於是等到深夜，偷偷地走入吃人鬼的馬房，把鐘上的洞都塞好了。他牽出千里馬，鐘沒有響，就跳上馬背，疾風一般地飛奔下山來了。但是這時候留在馬房中的牝馬却叫起來了，吃人鬼驚起一看，馬房中的那匹千里馬已經不見。趕忙騎上牝馬來追哈要耐克。吃人鬼騎的一匹牝馬原也不壞，拚命追趕上來，但是到底不及千里馬，等他追趕下來，哈要耐克早已跑入國王的城中了。城門口把守着許多軍隊，吃人鬼看到這樣，便恨恨道：

「該死的哈要耐克！不報此仇，我也不算誰都怕我的吃人鬼了。」

說着，便轉過馬首，回到山上去了。

哈要耐克回到宮中，陳明這事，國王非常歡喜。

「你真是了不得。這給你做獎金。」

說着，給了十個銀幣給他。

哈要耐克雖然心裏轉了一轉，國王太鄙嗇了，但是他依然一句沒有說話，回到工作場，靜靜地過他生活去了。

這消息傳到了沙班的耳裏，當然很不快樂。這傢伙倒有點本領呢！好，這一次一定給他一件難事做做吧。這一次無論如何要叫他送掉性命了。那麼他那一隻寶戒就必屬於我——沙班一面這麼計算着，又跑到國王那裏去了。

「國王，聽說我的弟弟這次又告了成功，是真的嗎？」

「當然真的。你的弟弟，本領實在不錯。可算得是天下的英雄了。」

「謝謝國王。承國王這樣的褒獎，連我也覺得變成英雄了——。不過，國王，我還想再試一試我弟弟的能力，國王以爲怎麼樣呢？」

「我也想叫哈耍耐克再顯一點更大的本領呢。」

「好呀。我想國王的動物園裏沒有吃人鬼這種東西，還嫌美中不足。叫他
把吃人鬼活活的捉了來，豈非完美完善了昵。」

「對極了。那麼趕快叫哈耍耐克來。」

於是哈耍耐克又被召到了國王的面前了。國王命他把吃人鬼活活的捉來，
並與他約定，倘使能夠辦到，就把公主許配給他。

哈耍耐克心想這次一定性命難保了，手軟腳懶的爬上山去。但是走不多遠，
奇怪地又遇見了從前的老婦人。哈耍耐克就說明了國王的命令，並請她幫助。
老婦人想想哈耍耐克怪也可憐，便教給他一個很巧妙的法子。

哈耍耐克與老婦人作別，仍舊回到街上。於是化裝做了一個老翁，背了木
匠器具上山去了。在吃人鬼的城門前，有一棵很大的樹。扮着老翁模樣的哈耍
耐克動手就砍起來了，一面特意叮叮地響着。吃人鬼聽到了砍木的聲音，覺得

有點奇怪，便慢慢的踱出來了。

「喂，老人家，你做什麼呀？砍這樣的大樹。」

「啊，不瞞你說，實在城市上死了一個有名的無賴漢。我是替他做棺材來的。」

哈耍耐克裝做了特別的聲音說。

「有名的無賴漢？是誰呀？」

「哈耍耐克這傢伙呀。」

「怎麼？你說哈耍耐克死了嗎？」

吃人鬼吃驚地叫着問。

「是呀，突然的死了。這傢伙死了倒也罷了，但是一定要我這樣老木匠做棺材，真討厭呢。」

「哈耍耐克這傢伙真是十惡不赦的東西，死得誰也不會可憐他的，但是要

你一個人給他做棺材，有點辛苦吧。我來幫你一下。」

這原是與吃人鬼沒有什麼關係的事，但吃人鬼偏會熱心地給他一同做起棺材來了。棺材一霎時就做好，而且很結實。哈奕耐克口頭十分感謝，並且說：

「這棺材做得很不錯，哈奕耐克這傢伙也可安眠了。不過棺蓋不知怎麼樣？要是太過小了，不管是怎麼樣的一個死人也是討厭的。對不起，請你爬入棺材裏試一試看吧。假使不舒服，就請告訴我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吃人鬼不知已經上了當，就橫陳在棺材中。哈奕耐克不慌不忙的把棺蓋蓋上，隨手就用大釘子釘住了。

「喂，怎麼啦？趕快讓我出來吧，我要悶死了。」

「放屁！你還想出來？哈奕耐克沒有死呀。他就活活的在這裏。」

哈奕耐克坐在棺材上，打趣的笑着說。吃人鬼方纔曉得已經上了當，在裏

面咆哮着，亂動着。但是棺材是他用了竭盡生平之力幫同做成的，十分結實，一點沒法可想了。

哈耍耐克從馬房中牽出牝馬，把棺材放在馬背上，馱着回到國王的宮殿中來了。

國王聽到哈耍耐克把吃人鬼裝入棺材中馱着回來了，十分驚悅，就走到院子裏，命他起出吃人鬼讓國王觀看。這消息立即傳遍了全個的城市，來看的人擁擠得如潮水一般。棺材的周圍包圍着許多軍隊。國王帶了美麗的公主立在涼台上。

「開！」

國王在涼台上命令一下，哈耍耐克就動手起釘。但是纜起了一半，吃人鬼突然把蓋打開跳出來了。這時候，沙班意氣揚揚的正立在頂前面，吃人鬼把他的頭咕的一聲拉下來了，一面胡胡的叫着，蹴散看客管自逃去了。實在太過突

忽了，太過迅速了，立在傍邊的許多軍隊一點沒有辦法。

過了一會，看客漸漸鎮靜下來，哈耍耐克抱着沙班的屍體，仰着頭對立在涼台上的國王叫道：

「國王，請聽！我受了國王的命，第一次我去拿了吃人鬼的被褥來，國王只給了我一套棉衣褲。第二次我去牽了吃人鬼的千里馬來，國王只給了我十個銀幣。這一次國王和我約定把公主許配給我，所以敢冒此危險。國王，我決不敢多言，不過公主務請要許配給我，因為我既失了哥哥，寂寞不堪呀。」

看客都一齊拍起手來了。國王曾經告訴過公主，哈耍耐克這樣英雄，即使叫他繼續王位，也無可非議之處。就是公主也很歡喜這勇敢的哈耍耐克。所以國王一聽到話，就招哈耍耐克走上涼台去，對大眾說：

「我今天就退位，把王位讓給哈耍耐克。從今天起哈耍耐克就是你們的國王了。你們的王妃就是這位公主。」

這時候掌聲如雷，宮殿都動搖起來了。

不久，哈曼耐克便和公主結了婚。這新國王因為得了吃人鬼妻子的寶戒，十分幸福。二哥加辛姆做了大臣，幫助弟弟，永遠統治這國家。

太陽、月亮、南風

從前有三個姊妹，雖然父母雙亡，很是可憐，却有三個很溫和的哥哥。

三兄弟看到妹妹們已經長大了，就爲她們擇婿結婚。講到三位夫婿是怎樣的人物呢？請不要奇怪。第一個是太陽，第二個是月亮，第三個是南風。這三位夫婿一等結婚式完畢，各自帶着新娘，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。

從這以後，過了好久好久，有一天忽然大哥說道：

「我們長久沒有看見幾位妹妹了，不知道她們近狀怎樣，同去看看她們可好？」

「好呀，我們去。」

兩位弟弟立即贊成哥哥的提議。

三人背了長鎗，把手鎗裝入腰間的皮袋裏，短刀藏在懷中，搯了食物袋出

發了。

走了許久，到着一個很高很高的山麓，天色夜了。於是生起火來，把帶來的食物從袋裏倒出吃了。坐着談了一回天，該是睡覺的時候了，大哥說：

「今晚你們睡吧，我來守夜。」

說着，叫兩位弟弟睡下。

兩位弟弟安心睡着了。哥哥焚着火，把火燄弄得旺旺的，心想不知有否什麼怪物出現哩，精神抖擻的看守着。夜深了，萬物都寂靜無聲。這時候有個可怕的惡女鬼，聞到了生人的氣味，不覺垂涎三尺，緩緩地出現了。她從後方正想撲殺哥哥時，哥哥立即覺到了，拿起長鎗，砰的一聲把她擊斃了。他不願把惡女鬼的屍體給弟弟們看見，就把它拋棄在森林中。熟睡着的兩位弟弟因了旅途的勞頓，却一點沒有知道。

第二天晚上，他們又是宿在荒野的地方。這晚上二哥守夜，到了夜半，那

惡女鬼又出現了。二哥也是一鎗把她擊斃了，把屍體拋棄在森林中。熟睡着的大哥與小弟却沒有知道。

第三天的晚上又到了，三人依然宿在荒野裏。吃過夜飯，弟弟對着哥哥們說：

「今晚我來守夜，哥哥們請安心睡吧。」

但是兩位哥哥却不願意這麼辦。

「你還年少哩，不要守夜吧。今晚我們倆交換來看守吧。」

「放心吧。即使有什麼怪物出現，我也不怕的。」

弟弟不聽話，哥哥們也無法，只好睡了。果然，這晚上惡女鬼又出現了。

弟弟一看見了可怕的鬼相，便舉起槍來砰的一聲打去，不料心裏大過慌亂，鎗彈真是只有僅僅傷了惡女鬼的一點皮膚。這一來，倒使惡女鬼發怒了。她露牙張爪地撲了過來。弟弟向傍邊一躲，掏出懷中的短刀，直向惡女鬼的胸坎中刺

去，刀尖一轉，連背都穿通了。惡女鬼中了要害，霎時間就仆倒在地，雖然可怕的狂叫着，竭力的掙扎着，但是她那蛇一般的尾巴已被猛火燒去了。

不久，惡女鬼死了。但是火却熄滅了，弟弟想，沒有火，倘使再有什麼怪物出現，豈不糟了嗎？於是就在近處探摸打火石，東摸西摸，再也摸不到，打火石却不知飛向何處了。「尷尬了！」他想。偶然抬起頭來，忽見對面遠處有着烟烟的燈火。好！到那里去討點火來吧。弟弟這麼想着，拿了燃剩的松枝跑到那里討火去了。走到半途，遇見了白天娘娘，弟弟便和靄地招呼道：

「娘娘，晚安！上那里去？」

「我從東方繞到西方，拿了「晨光」在打圈子呢。再會，我太忙了。」

白天娘娘這樣回答，便要管自過去。

弟弟便伸出兩手攔截着懇求道：

「請等一會吧。娘娘若是拿了「晨光」打圈子過去，那我所要討取的那燈火

便會不見呢。謝謝娘娘，請在這裡等着，一直到我歸來。」

「那麼我就等着，必要快一點才行。」

白天娘娘沒有法子，就這麼回答。但是弟弟還有點難信她，解下自己的皮帶，把娘娘縛在一棵樹幹上，緊緊地抽了幾抽，使娘娘一點也不能動了。

弟弟跑到了有燈火的地方，一看，火是旺旺地燃着，這上面還架着一隻有十二個把環的大鍋子。他把大鍋子端下，將帶了來的松枝燃着了火，於是把大鍋子重又端上，正想動身回來的時候，突然十二個深山強盜跌跌地歸來了。山盜看見弟弟竟有這麼大的力，吃驚地問道：

「小哥兒，你是什麼地方人？」

「我嗎？我是一個旅客。因為宿在荒野，火熄滅了，所以只好冒昧來此討火。適值你們都不在，真有點對不起！」

「冒昧原有點冒昧，但也沒有什麼要緊。你的力量却是不小呢。我們自己

想想也算不弱了，但是要端起這大鍋子來，却非各人費盡全力不可呢。因此我們做了十二個把環。」

「哦，這麼重嗎？」

弟弟這樣說了，又端起大鍋子來試試看。

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還是入了我們的伙伴吧。我們此刻就要去盜國王的馬，倘有你這樣的大力士加入，何等的歡喜呵。」

山盜的首領佩服極了，勸誘弟弟加入他們的伙伴。弟弟聽到了這一番頌揚之辭，不覺心花怒放，就加入山盜的隊裏了。

趁着天色未明，他們偷偷地到國王的宮殿中去了。先把宮外的石垣開了一個洞，於是一個一個爬將進去。但是弟弟倒底是一個新脚色，山盜們恐怕他鬧出亂子來，就叫他看守洞門。

弟弟歷世未久，現在這樣的來替強盜們把風，不覺害怕起來。

「不行！不行！我雖不能說是一個完全的好人，但這樣的壞事我也不該坦然地做呢。人靠良心樹靠根，我不該做這違背良心的事。好，我先來把這批傢伙殺個精光，然後拔腳逃去吧。」

弟弟拔出懷中的短刀，對着洞口叫道：

「人來了！趕快逃呀！」

山盜爭先熟後的從洞裏逃出來，弟弟把逃出來的強盜都一個一個的殺死了。爬入洞裏，把染着鮮血的一柄短刀擱在園中的井口上。於是回到強盜窠裏，燃着松枝，在路中釋放了白天娘娘，重又轉到哥哥們睡着的地方，將昨夜殺死的惡女鬼的屍體拋棄在森林中，仍舊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。

講到這方面國王的宮殿裏呢：第二天早上，當侍從們發見了井口上面的血刀與十二個屍體時，就起了大大的騷擾。直到這消息傳到國王的耳裏，還是沒有一個人曉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國王心裏很是疑惑，無論如何，想要明白這一回事；就想了一個法子，叫人在離宮殿不遠，一個四通八達的要路口，造了一所旅館。差了一個侍徒去做這旅館的老板，就住在這旅館內，並且定了一條特別的旅館規則：凡是投宿的旅客能把自己的身世訴說明白，就不取分文宿費。

一所大大的新旅館成功了。許多旅客絡繹而來，各都訴說了自己的身世作爲宿費的代價。

有一天，有三個兄弟來投宿，勿必說，那就是上面所說的三個兄弟了。他們也是和一般的旅客一樣，各訴說自己的身世。大哥把打退惡女鬼的事說了。二哥也是一樣。弟弟把打退惡女鬼以外，又把殺死十二個潛入國王宮殿的強盜的事說了。

老板聽到了這話，就說道：

「你正是國王所探求着的人哪。好，請跟我一塊兒來。」

說了，就帶了弟弟到國王的宮殿中去了。

國王非常歡喜，立即將弟弟立爲王子，並且賜給他一個美麗的公主，做他的妃子。結婚式非常盛大，喜筵不知繼續了幾天。

却說這個國裏有一種習慣：凡是王族中遇有喜慶等事，必大赦囚犯。因爲有這個習慣，所以這一次在城中牢獄裏的囚犯差不多全都被赦了，可是只有一個半身是鐵的殺人怪物却在例外。怪物很覺不平，沒晝沒夜的只放着可怕的聲音叫號。這聲音使了城中的人民都覺得不勝煩厭，後來連宮中也聽到了。新王子覺得太喧擾了，就請國王赦了這怪物的命吧。國王勉強答應了，但是這怪物一打開腳鐐，就奔入宮中，抱了新王子的妃子，不知隱遁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國王大怒，拔劍要斬死王子。王子立即向傍邊一躲，懇求道：

「請少待！我就此去找尋公主。請給我鐵鞋一雙，鐵杖一枝。不到一年工夫，一定尋得公主同來見我國王。」

國王收了劍，將鐵鞋一雙，鐵杖一枝賜給王子。王子穿了鐵鞋，拿了鐵杖，打扮得很結實，獨個兒踏上無涯的旅程去找尋不知去向的公主了。

以後不知經過了多少日子，有一天偶然到着太陽的屋前了。前面已經說過，王子有一個妹妹是嫁給了太陽的。

王子剝剝的把門叩了幾下。

「是誰呀？」一面說着，一面開開門來的，一點不錯，那是妹妹。

「啊，哥哥！」

「啊，妹妹！」

兩人緊緊地抱着，歡喜得眼淚直往下淌。這時候忽聽得重重的脚步聲，太陽從外歸來了。妹妹趕快叫哥哥匿在桌底下。

「夜飯燒了點什麼肉嗎？香得很呢。」

走入屋子來的太陽連連的嗅着鼻子說。

「不呀，今天晚上沒有什麼好菜呢。」

妹妹想，要瞞倒也未始不好瞞，可是一被太陽察覺，那可不得了了，還是趁此機會老實告訴了吧。她便笑說道：

「這是我哥哥的氣味呀。實在告訴你，哥哥來了呀。我來給你介紹，但是你不能吃他的呀！」說着，就叫哥哥從桌底下起來。

太陽同哥哥長久長久沒有見面了。太陽非常歡喜，種種優待哥哥。哥哥趁着談話的時機，便問半身是鐵的怪物家在那里。太陽回說他自己不曉得，還是問問月亮看，或許他會曉得。

第二天，王子於是便去訪問月亮。月亮夫人也是王子的妹妹。夫婦兩人非常款待王子，但是對於怪物也一點不知道。

王子沒奈何，又去訪問南風。南風夫人也是王子的妹妹。王子問起怪物的住宅，南風也不很知道，但是他說：

「順着這道兒，一直一直走去，到了後來，你會遇見一隻很大很大，大到不能飛翔的鷲。你偷偷地坐上他的背，捉住他的頭，這樣對他說，『帶了我上半身是鐵的怪物家裏去！要不然，我要殺死你了。』鷲聽了你的話，他一定會告訴你確實的地方。」

王子照着南風所指點的道兒，一直前進，後來果然遇見了一隻大鷲，又照着南風告訴他的話辦了。那鷲疲倦不堪似的說道：

「當然，我願帶你去。不過我實在老而無力，飛不動了，請你給我吃點肉，讓我振作振作精神。」

王子立即辦了一點東西給他吃，大鷲一霎時原氣十足了。王子坐在大鷲的背上，大鷲悠然地直向大空飛去，終於把王子帶到了一個高接雲天的山頂上。頂上有一座很偉大的城堡，這就是半身是鐵的怪物的住宅，被他捕了來的公主也就住在這裡。

王子叫大鷲等在院子前，自己前去撞門。兩扇大門碰的一聲左右開開了。王子輕輕地舉起鐵杖來，裝着姿勢等待怪物的出來，預備一杖擊死他。誰知出來的不是怪物，却是寤寐難忘的公主。她吃了一驚，說道：

「啊，你怎麼來到這裡？」

「啊，多記掛着你呵！」

兩個人緊緊地擁抱着，眼淚撲撲地吊下來。這時候，忽聽得可怕的叫聲，這城堡中的主人歸來了。公主趕忙把王子藏在暗處。

「有生人的氣味啊！」怪物一面說着，一面向四處張望。公主心裏害怕極了，故意跟他說點別的話，但是怪物睬也不睬她，而且終於把王子找着了。他把王子的血吮乾了，將屍體從窗口投到院子裏。

在院子中休息着的大鷲，看見從窗口投出來了一具屍體，而且就是他帶了來的王子的屍體，不覺吃了一大驚，趕忙出去找尋燕子的乳汁。因為燕子的乳

汁就是返魂的妙藥。

從這山飛到那山，從這谷飛到那谷，大鷺好容易纔找到了燕子的乳汁。於是趕忙歸來，灌入王子的口裏，王子立即甦轉來了。他精神活潑地重又跳入城堡中，但是不見怪物。他對着公主說：

「請你假裝出害病的樣子。於是等到怪物歸來時，先讚揚他一番力大無比的話，接着你可說，『我也就快死了，但在死之前，我想知道你到底爲什麼有這樣大的力，你的力是那里來的？你能告訴我嗎？』我倘使知道了他的力從那里來的，那我就可以設法殺死他了。」

怪物回來了。公主照着王子教他的話辦了。怪物點頭說道：

「這是祕密中的祕密呀。但是你既就快死了，就來告訴你吧。對面的山上有一隻金牙金齒的野豬。豬牙當中是空的，裏面養着一隻兔子。兔子的肚子裏有三隻鴿子。我的所以有這麼大的力，全靠這三隻鴿子呢。你看，多奇妙呀？」

怪物說得很得意，不料他自己的祕密完全洩露了。

第二天朝上，怪物一出去，王子就去看公主，公主把話全告訴了王子。

「好，這一次我一定佔勝着了。」

王子轉身就跑到對面的山上去了。他看見一個牧童，便問道：

「你可曾看見金牙金齒的野豬啊？」

牧童忽然露出了一副驚惶的臉色，說道：

「好大胆！你這樣大聲的說話，危險得很呢。」

話還未了，野豬已經聽到了他們的話，響着金牙金齒，直向王子撲過來。

王子輕輕地舉起鐵杖，不慌不忙地向野豬猛擊下去。

這隻野豬也是好幾百年的精怪了。無論你怎麼的擊下去，只不過咯叮咯叮的響幾聲罷了。但是王子的力量却也不弱，野豬無法可施。雙方鬥爭了一回，

野豬發出大聲叫道：

「假使有一根磨牙的木頭，一定把你裂作片片。」

王子也叫道：

「假使有一點可口的菜和一瓶濃烈的酒，一定把你擊做身首兩段。」

在旁看着的牧童嚇得滿身冷汗淋漓，聽了他們的話，就趕忙去辦他們所說的這些東西。

於是野豬磨了牙，王子吃飽了肚子，雙方又猛烈地鬥爭起來了。但是王子吃了強烈的酒，勇氣百倍，終於把野豬打殺了。王子把金牙折斷，取出兔子，把他殺了，又取出三隻鴿子。

却說怪物這方面，不知不覺氣力毫無，就回到城堡中來了。當王子殺倒野豬的時候，他就仆倒在地。王子殺了兔子的時候，他就連身子都不能動了。王子接着把兩隻鴿子殺了的時候，他就只有奄奄一息了。

王子拿了最後的一隻鴿子，回到城堡中。怪物還想立起來，作最後的掙扎，但是王子把最後的一隻鴿子也殺了，怪物就此斷了氣息。王子平平安安地救了公主，兩人坐在大鷲的背上，下山來了。

當大鷲悠然地落下宮中的時候，從國王起許許多多的人仰頭看着，歡喜得眼淚都流下來了。王子出去時說，「不到一年工夫，一定尋得公主回來見我國王。」現在應驗了這話。

夜的女王

從前某一個地方有養着三位姑娘的一個老伯伯。這三位姑娘都長得十分漂亮，尤其是叫做羅莎的一個頂小的姑娘長得格外出色，而且也是一等伶俐。所以一般人都呼喚着羅莎，羅莎，因為她是最惹人歡喜呀。但是當一般人這樣讚美的時候，却有兩個人覺得怪不好過，那就是羅莎的兩位姊姊。她們不管一般人怎樣讚美羅莎，而她們却想只有她們纔是世上一等美麗，一等聰明的姑娘。

有一回，這兩位姊姊看到一般人越加把羅莎看做天仙一般了，就有點忍耐不住，於是決定去問太陽公公。

「太陽公公，我們要借問一聲。公公每天每天巡遊着這世界，這世上的一切，公公沒有一樣不照在眼裏看得明明白白。公公看，我們三姊妹到底是那一個最漂亮呢？」

兩位姊姊對着剛剛爬上山頂的太陽這樣問。

太陽笑着答道：

「你們也都很漂亮。但是頂漂亮的是你們的妹妹羅莎。」

兩人聽了這話，羞慚得低垂了頭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。她們的心裏充滿着對於羅莎的憎恨。

第二天，兩人說我們去替爸爸辦點野菌來吧，誘了羅莎到一座森林中去。

羅莎呢，對於兩位姊姊的怎樣憎恨着她全然沒有覺知，和平常一樣地露着快活的笑容，提了籃子跟着去了。三人直向森林裏面進去，於是周圍都是高高的樹木，濃綠的葉子；太陽光好像從來沒有到過，暗得像黑夜一般可怕。他們到了這里，對羅莎說道：

「妹呀，這里的菌多嫩多肥，你在這里採摘吧。我們到對面去，等到你籃子滿了，我們就即回來。」

這樣說了，就在森林中躲藏過了。

羅莎相信姊姊們說的話是真的：等到採滿籃子就即回來。於是她就拚命地開始採摘，希望自己的籃子早早採滿，好和姊姊們一塊兒回去。密密層層的樹蔭之下，爸爸所愛吃的野菌嫩嫩的肥肥的生長着。東採一朵，西採一朵，羅莎的籃子不久滿滿的了。「啊啊，滿了，滿了！爸爸不知將怎樣歡喜呢。」她獨自語着，立起身來；但忽然之間，她的臉色變成白紙一樣了。原來她拚命地採摘，採摘得太出神了，不知不覺忘了來路，迷在四處無路可通的地方了。

「姊姊啊！」

「姊姊啊！」

羅莎東竄來，西竄去，一面大聲喊着。但是寂然沒有答聲。

「姊姊啊！」

「姊姊啊！」

眼淚跟着聲音一同下來了。但是兩位壞良心的姊妹這時已回到家中了。

可憐，這樣寂寞的森林中只剩了羅莎一個人了。但是她一點不恨她的姊妹們，却只抱怨着她自己爲什麼昏頭昏腦竟深深地迷路迷到這裏面。於是撲的一聲，她哭倒在地了。

天黑了，四面更是漆黑一團了。小鳥停了歌唱，回到窠裏歇宿。風也息了吹拂，不復聽到樹葉的蕭蕭之聲。森林之中完全變了夜的世界。時時掠過鼻端飛着的蝙蝠，停在樹葉上格格地拍着翅膀的青白蛾，還有淒淒地叫着的梟鳥聲——沒有一種不是很可怕。夜深了，寒氣加重，肚子愈餓，羅莎已經如垂死之人一般地伏在樹根上無力地繼續哭着。

但是正在這樣哭泣的時候，突然在對面露出炯炯發光的一樣東西。羅莎停止了哭聲，釘眼看着。炯炯發光的東西靜靜地向着她近攏來。那是夜的女王。夜的女王，在她的周圍跟隨着許多美麗的星。因爲這時候天已漸曉，夜的女王回

到自己的宮殿裏來了。

夜的女王靜靜地一走到她的面前，羅莎忽又兩手遮了臉兒哭出來了。女王於是溫柔親切地問道：

「姑娘，爲什麼在這里獨個兒哭泣着呢？」

羅莎纔安心了，便將經過的事情訴述了一遍。

「哦哦！那麼姑娘還是跟我一塊兒去吧。我就算做了你的母親，可願意？」

女王很明白這事的原因，所以她想即使把她送回到她爸爸那里去，受兩位姊姊的擠扎也是很可憐的，便這麼問。羅莎很願意，就做了夜的女王的公主。不久，羅莎跟着女王到了宮裏了。其初，女王雖然也有些祕密的地方不願告訴給羅莎。但是後來相處日久，曉得羅莎不光是美麗，而且既溫柔也聰明，所以後來便把她像親生的公主一般地愛她了。

這是最美麗，最美麗，美麗到無可形容的宮殿。紅的，黃的，白的，紫的，各色各樣，數也數不清的星四面燦爛地圍繞着，常常保護着女王和羅莎。這宮殿裏有許多的寶物庫，到了後來，女王便把這些寶物庫的鑰匙交給了羅莎，允許她可以自由進去觀賞或使用人世所不能看到的無數寶玉。羅莎好像在夢中一樣，不願再離開這美麗的宮殿了。

可憐的羅莎現在竟成了一等幸福的姑娘。但是她仍然想念着那兩位壞良心的姊妹，不知他們以後怎麼樣？

拋棄羅莎在荒涼的森中的兩位姊妹，她們想，羅莎現在已經餓死了嗎？還是被豺狼吃去了嗎？總之已經不在人世了吧。兩天過了，三天也過了，但是妹妹羅莎沒有歸來。她們確信羅莎一定死了。一天早上，她們對着剛剛爬上山頭的太陽，像從前一樣問道：

「太陽公公，我們要借問一聲。公公每天每天巡遊着這世界，這世上的一

一切，公公沒有一樣不照在眼裏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我們三姊妹到底是那一個最漂亮呢？」

太陽仍舊像前一樣地笑着回說道，

「你們也都很漂亮。但是頂漂亮的是你們的妹妹莎羅。」

「但是羅莎早已死了呀。」

「不呵。羅莎活着。她在夜的女王的宮殿裏過着幸福的生活。」

太陽的回答，好像是一枚針，直刺她們的心。她們的臉忽然變成蒼白，就此低首沒有話說了。

她們知道羅莎還是活着，很不快活，決心要把她置之死地，於是兩個人開始又計畫着惡手段。結果：她們從一個熟識的女巫那裏得了一條手帕，想把這手帕送交羅莎去。因為這手帕有一種很可怕的魔力，無論誰，這手帕一掛在衣服上，就即死去。

兩個人辦到了手帕，立即向着夜的女王的宮殿出發了。當她們去辦手帕的時候，早已向女巫問明了去的道路，所以路上一點沒有發生了困難。到了宮中，夜的女王恰好出門去了，只有羅莎在着。

不管已經知道了姊姊們是怎樣壞的人，而從這樣遠地來看她，也該是何等的歡喜，況且羅莎一點沒有想到過姊姊們有着什麼壞處。她自信自己在森林中迷了路，而且還是自己太過不小心的緣故。而且又看見姊姊們滿面的笑容，所以她立即跑攏去，和她們緊緊地抱住，流着歡喜的淚。姊姊們看了這情形，也難怪失了坦然的態度，只好流下幾滴眼淚。但是勿必說這眼淚是假的。

過了一會，羅莎拭乾了眼淚，訴述過別後的一切經過情形，引導她們遍覽宮中的殿宇，甚至開了寶庫門，也給她們看看人世沒有的寶物。一面吩咐廚子趕備上等的餚饌。吃過了飯，姊姊們說要歸去了。大阿姊就從袋裏掏出那方女巫的手帕，說：

「妹呵。我們又要分別了，雖然想送點東西給你做紀念，可是沒有帶着什麼好東西。這方手帕請你掛在襟前，顏色也很和你相稱呢。」說着，就把手帕用針編在羅莎的衣襟上，熱烈地吻着羅莎的兩頰，接着說道，「妹呵，再會了！我們就要再來，自己好好保重！下次來的時候，我們還要請爸爸一塊兒來呢。」

羅莎撲撲地流着大粒的淚珠，嗚嗚咽咽地說道：

「謝謝姊姊們！千萬請再來。假使有機會，我也想回去看看爸爸，不過，不過……請姊姊們替我問個安。請爸爸身體要保重，寒暖當心！」

啊啊！這樣溫柔而多情的羅莎，她的兩位姊姊竟會下這樣的毒手，何等的忍心呵！兩位姊姊說了一番假言假語，又從原路回去了。

羅莎送出姊姊們，嘆着氣，仍舊回到自己房裏；繼續做她方纔着手的刺繡了。但是做不到幾針，忽覺一陣難過，就此頹然地倒在沙發上了，勿必說，這

是手帕的魔力發動了。

過了好好久，天色露曉，夜的女王歸來了。於是照例先到羅莎的房裏來看她，一走進門，就看見羅莎倒在沙發上。女王並沒有知道羅莎的姊姊們的看她過。於是看着傍邊的刺繡架說道：

「姑娘也太過費心血了，倦到這地步。但是過一會就會好的吧。」

女王說了，俯首去和羅莎接吻，但是她那美麗地半開着的紅唇，竟冷到和冰一樣。女王方纔知道羅莎已經死了。女王想，莫非被什麼的毒蟲咬了一口嗎？就趕快想把她的衣服脫去看一看，但是忽然注意到了一方不曾見過的手帕掛在衣襟上。「奇怪！」女王一面獨自語着，一面隨手就把手帕摘去。果然羅莎的臉上重又顯出血色，眼睛也漸漸地張開來了。

「覺得好過點嗎？」

女王憂心似的問了一聲，羅莎仍舊橫躺在沙發上伸出兩手緊緊地把女王抱

住了。

「我好像長長地睡了一覺呢！啊啊，不錯！我正在做刺繡，忽然覺得一陣難過，就此頹然地倒下了。」

「這手帕那裏來的？我記得沒有給你過這樣的東西呢。」

女王擎着女巫的手帕問。羅莎這時已神清氣爽，快活地答道：

「啊啊，我差不多忘記了，這是我姊姊們送我的啊。姊姊們昨天遠遠地來看我。她們去時，便把這手帕送我做記念。媽媽，你看多美麗呀。」

女王於是完全明白了這事實的真相，但是她不願告訴羅莎知道，恐怕她傷心，便溫柔地看着羅莎說道：

「是呀。這手帕很美麗。送了我吧？我也很歡喜有這樣的一方手帕呢。」

羅莎是很順從的女孩子。她想受了女王的恩典，真是要報也報不盡的，聽了女王的話，便歡歡喜喜地送給了她，雖然不能說是報恩。女王收了女巫的手

帕，恐怕壞良心的兩位姊姊也許再會來打算，便吩咐宮中的人以後不管是羅莎的姊姊或是誰一概不准入內。不知底細的羅莎雖然覺得這話不免無情，但既是女王的命令，那裏好違背呢？

兩位姊姊平安地回到家裏，心想這次羅莎一定死了，便又對着太陽問道：「太陽公公，我們要借問一聲。公公每天每天巡遊着這世界，這世上的一切，公公沒有一樣不照在眼裏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公公看，我們三姊妹到底是那一個最漂亮呢？」

太陽仍舊照着從前說過一樣的笑說：

「你們也都很漂亮。但是最漂亮的是你們的妹妹羅莎。」

兩個壞良心的姊姊面對面的看了好一會。

「手帕的魔力仍舊殺不死她，我們還得想別的新法子呢。」

大阿姊對着二阿姊這樣說。

過了一會，她們又去請教那女巫，女巫給了她們一粒金米糖。等到日暮以後，趁着夜的女王出門的時候，兩人便到了宮殿的門口叩着門。但是管門的說，在女王出門的時候，女王曾經吩咐過，誰都不能入內。她們再三請求，說是羅莎的姊姊，但是管門的無論如何不答應。姊姊們到此也不免狼狽了。忽然間，大阿姊看見窗幕上映着羅莎的影子，便在窗下叫道：

「妹呀，妹呀！我們又來看你了呀。但是管門的不肯給我們開門，我們不能到你的房裏來。今天晚上我們帶了很好的金米糖來着，請你用個籃子吊下來，我們好把金米糖放在這裏面。」

羅莎一聽是姊姊們的語聲，憑窗下望，看見兩位親愛的姊姊立在窗下。但是因為是女王的命令，不好違背，叫她們進來，便聽了姊姊們的話，吊下籃子去了。於是再吊上來一看，果真是她頂愛吃的一粒金米糖。啊啊，親愛的姊姊們真是何等關心我呵！她們這樣遠遠地遠遠地關心着我所愛吃的金米糖帶了來

給我吃——羅莎一面想着，又下望了姊妹們一回。

「妹呵，就請嘗嘗看。假使妹妹愛吃，我們再會送來的，不論要多少。」

「謝謝姊妹們，這樣的愛我！」

羅莎一面笑着說，一面就把這粒金米糖放在口裏了。但是忽然之間覺得身體麻木起來，就此仆倒了。兩位姊妹眼看着羅莎仆倒了。就轉身從原路回去了。

天一亮，女王回到宮殿裏來了。但是一看羅莎又是橫躺在地上死了。女王趕忙召集侍女們，詢問一切。據侍女們陳述：曾經有兩位姑娘和羅莎在窗口談了幾句話，但也不明底細。女王又立即解開羅莎的衣服來看，但是一點沒有可疑的地方，這一回却是爲難了。

「怎麼辦呵！雖然知道她是並不會真正地死去了的，但是不知道原因何在，有什麼法子好想呢？」

女王這樣說了，沈默了好久，但忽然間好像想到了什麼，便吩咐職工火速造一隻大銀箱。大銀箱造好了，女王給羅莎穿上頂美麗的衣服，帶上頂珍貴的寶飾，靜靜地放入箱中，緊緊地蓋好了，放在一隻好馬的背上，叫它馱去。

這隻馬，上面既沒有騎師，傍邊也沒有圍人，儘讓着這馬要馱到那裏，就馱到那裏，東南西北，無所不可。

却說這夜的女王之國的近鄰也有一個國家，國王既年青而又賢明。有一天，國王帶了侍從出去打獵，在獵場中發見了一匹無人管束的良馬。因為這匹良馬看去實在太過動人，國王歡喜極了，吩咐侍從將良馬捉住。一看，背上還馱着一隻美麗的銀箱，便令一併帶回宮中。

到了宮中，國王將馬着侍從另去按排馬廄，自己就將銀箱帶入房裏。他用着戰慄的手將箱蓋揭開，就看見一個很美麗，很美麗的公主橫躺在箱中。國王吃了一驚，不覺啊的一聲叫起來了。顯然，公主已經是死了的。但是國王從出

世以來，却沒有看到這樣美麗的公主過。國王對於這死了的公主，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，竟愛她到了極點，儘獨個兒坐着，眼也不轉的凝視在這公主的身上，臉上。關於這奇異的事實，除出國王以外，誰也不會知道。大臣們朝見國王，討論政事的時候到了，但是國王依然還在房裏。大臣們，等了好久好久，心裏却各十分詫異，後來只好請求道：

「國王，時候到了，請出來吧！」

但是國王變成蒼白的臉，說：

「我不能出來。請各大臣替我代議政事吧。」

這樣的過了好幾天。國王食不甘味，夜不安寢，老是守着這銀箱的傍邊。大臣和侍從們都想不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而且也十分憂心起來了。有一天他們便同聲請求道：

「國王！國王這樣整天整夜的閉了房間，不出步門，不是於身體很有害的

嗎？今日天氣清明，出去打打獵可好？」

但是平常那麼愛好打獵的國王，現在却十分厭惡了。

「我不想去。你們自己去吧。」

廚子做了一等好吃的上菜獻進來，樂師奏出一等好聽的音樂安慰他，但是都歸無效。

國王到底是一國之主，不能儘讓他這麼的過去。大臣們於是開了一個會議，決定請住在別宮的王太后過來。王太后聽到消息，吃了一驚，趕忙回到國王的宮裏，一看國王精疲力倦，昏沈如病，不覺悲傷起來了。她再三勸國王，到別的房裏去走走，國王却無力地說道：

「媽媽，可否請你離開這房裏？我要獨個兒住在此地。」

王太后爲難極了，便召集全體侍從，詳細訊問了一番。結果，毫無所得，問來問去，只說曾有一天出去打獵，得了一匹良馬，馬背上還馱着一隻銀箱，

銀箱就在國王房裏。這莫非銀箱之中有着什麼怪物嗎？——王太后心裏這麼想，便決計要設法調查一下。

第二天，王太后一定要叫國王在食堂裏會食。國王因了母親的再三催促，雖然不願意，也只好勉強走到久久不會到過的食堂裏來了。當他出來之前，他先把銀箱蓋好，於是把自己的房門套上了鎖。國王一到食堂，王太后就請大臣們陪着國王，自己趕忙走到國王的房裏來了。她先把房門設法打開，鎮定着跳躍的心把箱蓋揭開。「啊！」王太后也不覺叫起來了。箱當中橫躺着一個死了的公主，一個美麗到從來沒有觸目過的死了的公主。王太后釘了眼睛看了一會，方纔明白國王弄到這樣子就爲了這公主的緣故。她抓住公主的頭髮從箱中拉出來，一面說道：

「天下竟有這樣的壞人呵。到了死後還會迷弄人！爲什麼不給她早點安葬呢？」

公主的頭受人強烈的牽動，口中含着的一粒金米糖便滾出來了。公主，就是羅莎，突然地蘇甦了。她張開大大的美麗的眼睛，奇異地向四周看了一圈，樣子真令人可愛呵。王太后也不覺怒氣全消，反而緊緊地抱住羅莎，連連和她接吻。

羅莎醒後，看看周圍的東西，弄得莫明其妙了。便奇異地看着王太后的臉問道：

「這是什麼地方呀？我的媽媽呢？」

王太后抱得愈緊了。

「從今以後，我就算了你的媽媽吧。我的兒子就是這裏的國王，他愛你愛到性命也不顧了呢。」

話還未了，國王聽見了兩人的語聲，吃驚地走進來了。他看見了比前更覺美麗到十倍，蘇甦轉了的羅莎，好像做夢一般的歡喜。

話且從簡，過了不久，國王便向羅莎提出求婚。羅莎看看國王既年輕而又賢明，十分合意，便也歡喜地答應了。結婚的儀式多麼盛大，自然也不必說了。可憐一生受姊姊們作弄的羅莎現在居然做了王妃了。

羅莎十分幸福，但是還未容安心哩。那兩位壞良心的姊姊還注意着羅莎。她們眼看着羅莎吃了金米糖，就此仆倒了。回家以後，心不免有點難過，而且過了好久好久，終覺得不像平常一樣。但是那里肯改老脾氣呢？良心一旦壞了的人要改過來是不容易的。有一天，又對着太陽問起來了：

「太陽太太，我們要借問一聲。公公每天每天巡遊着這世界，這世上的一切，公公沒有一樣不照在眼裏，看得明明白白。我們三姊妹到底是那一個最漂亮呢？」

於是太陽依然笑着答道：

「你們也都很漂亮，但是頂漂亮的是你們的妹妹羅莎。」

「但是羅莎不是已經死了嗎？」

「不呵，羅莎仍然活着。不但仍然活着，而且和鄰國的國王結了婚，很快活地過着生活呢。」

太陽譏笑似的對着兩人說。兩人不覺動了怒，發誓一定要把羅莎置之死地。

這時候羅莎和國王已經生了一個可愛的小王子。都城中自然不必說，遍國中的人民也沒有一個不歡天喜地，慶祝這小王子的誕生。但是在這萬分熱鬧的慶祝聲中，却有兩個怪相的中年婆子混進城來了。勿必說，那是兩個壞良心姊妹的化相。

當他們聽到了小王子誕生的消息，大阿姊就笑着說：

「時機來了呀。我們做乳母去吧。」

她們一逕去見王太后。自己說是有經驗的乳母，這鄰國的國王就是她們乳

養長大的，願意看護這小王子。

王太后十分歡喜，就收用了她們兩人。

用了這樣詭計潛入宮中的她們，不久，就在羅莎底下供驅使了。但是羅莎並沒有知道這兩個乳母就是她自己的姊姊。

她們因此很是得意，就照了原定的計畫，終於把從女巫那里請求了來的一枚針，放在床上，將羅莎刺了一針。羅莎受了針刺，就帶着針變了一隻小鳥從窗口飛出去了。大阿姊於是裝做了羅莎，睡在和小王子並排着的羅莎的床上。

過了一會，裝做了羅莎的大阿姊被國王看見了。國王覺得羅莎的相貌形態爲什麼大變，很是奇怪，便俯下頭去細看。大阿姊便巧妙地欺瞞着國王說：

「你想我和前大大的不同了吧。但是請不要疑惑，我是生產以後，纔變成
了這可怕的模樣呢。」

國王點點頭；但是他心中的疑惑仍然一點沒有消除。不管現在已經生了小

王子，其間不知受了多少苦痛，但是像那樣美麗的羅莎也不致於忽然之間變得這樣醜惡吧。

自從產了小王子以來，羅莎臥在床上休養，國王的早餐每天在庭園裏吃的。這一天早餐也是照常，忽然間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一隻小鳥，停在國王的面前說：

「國王！國王，太后，還有小王子都好麼？」

國王也想這小鳥倒怪可愛的，便笑着點點頭，意思是說都好的。小鳥似乎安心似的又說道：

「願你們都好。明天早上再見吧。」

說了，不知飛向什麼地方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小鳥果然又飛來了。第三第四天早上又是這樣。

國王近來因心頭不安，十分無聊，對於這小鳥更覺十分可愛。有一天早上

，伸了手，偷偷地把小鳥捉住了。撫摩撫摩這小鳥可愛的頭，正想和它接吻，忽然發見了一枚針，深深地刺在頭上。國王趕快把針拔去。小鳥一剎時就不見了，抱在懷裏的原來是親愛的羅莎。

「啊啊！你是羅莎！」

國王心裏發生了說不出的感動，儘緊緊地抱着羅莎泣了。羅莎也爲了過度的歡喜，靠着國王的胸裏泣着。

過了一會以後，國王問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一隻小鳥。經過了一番調查纔知是兩位乳母做的，而且乳母也就是羅莎的姊姊。一向信任着姊姊們的羅莎到此纔明白姊姊們確是壞良心的人。因此，就把以前一切經過的事情也告訴了國王，國王大發雷霆，吩咐侍從把兩人捉住。

壞良心的兩位姊姊立即受了死刑的宣告。

羅莎哭着請求國王，無論怎麼處刑都好，但總請饒她們一命。

不管是怎樣的壞人，姊姊終還是姊姊呵。

但是國王不說話。

天夜了。

兩位姊姊已經綁到刑場。羅莎也眼淚滿面的跟到刑場。三姊妹在執法官之前相抱哭倒在地了。

這時候，恰巧伴隨着許多燦爛的星的夜的女王突然出現在她們的面前了。於是她看見她自己的女兒羅莎憔悴可憐的樣子，便代向國王請求饒赦姊姊們的命。

國王不好意思推却夜的女王的請求，便以以後要痛改前非做一個好人爲條件，饒赦了兩人的命。

羅莎抱住了久久不見了的夜的女王，深深地感謝。

圍繞着女王的星，倒這時更燦爛有光輝了。